

富翁醒世录（清）落魄道人著

第一回患得失钱神古道。讲情理寒士奇谈

第二回老虎官心慈游大海。遇燧人指引独家村

第三回时规被小人作贱。。钱愚受一文牵制

第四回叫化僧望气登门。伯济扫地被打

第五回访李信坍墙逃命。钱士命做寿吃面

第六回万笏见柴起意。时生遇李安身

第七回化僧饱暖思行浴。。邛诡饥寒起盗心

第八回试利场柴主施威。摸奶河邛诡被杀

第九回施利仁重富贵甘心受辱。墨用绳卖聪明当面倒霉

第十回掩耳偷铃不搜自己房帙。吹毛求疵只觅方人破栈

第十一回自泛将军无药可治。脱空祖师有法难使

第十二回钱愚心虚求佛。化僧胆大弄鬼

第十三回时伯济时运来前后一人名顿改。小人国大人国高低两地各攸分

第十四回时伯济得时便得济。钱士命要钱不要命

第十五回飞钱原作飞钱用。恶人自有恶人磨

第十六回半世经营无只字祸因恶积。一家欢乐得双钱福缘善庆

第一回患得失钱神古道讲情理寒士奇谈

西江月

会摆堂堂锦服，能言赫赫青蚨。世情冷暖俗人多，那个不来敬我。

半世忧愁郁结，一生劳碌奔波。披星戴月却因何。只为其中这个。

这个不是别个，就是天地间第一件至宝，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无远不往，无幽不至。上可以通神，下可以使鬼，系斯人之性命，关一生之荣辱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凡人之忿恨，非这个不胜幽滞，非这个不拔，怨仇非这个不解，令闻非这个不发。真是天地间第一件的至宝。亦古今来第一等的人物，所以这个神佛，有一对的花鼓，世上的人说道：一家儿过活，富贵的如何，有我时骨肉团圆，没我时东西散伙；有我时醉膏粱，没我时担饥饿；有我时曳轻裘，没我时鹑衣破；有我时坐高堂，没我时茅檐下卧。这壁厢耍童妖女拥笙歌，那壁厢凄风苦雨人一个，要我来不要我？

请问世上的人，那个不要，谁敢说个不要两字。这个至宝，有的没有的，弄得七颠八倒，没有的求其有，使尽百计千方。

到得这个有了，更想其多，觉道千难万难，到得这个多了，多多益善，还要常保其多，犹不免千算万计，所谓巴一千撞一万。

非但不敢说不要两字，就是要字里面，且有说不尽的景况，劳心劳力，日夜千辛万苦。也因为要这个，为客为商，奔走千乡万里；也因为要这个，卖男卖女，骨肉东三西四；也因为要这个，奴颜婢膝。为要这个，甘作低三下四，朝张暮李；为要这个，不顾九烈三贞。至于六街三市、三百六十行、九流三教，做尽千奇百怪的勾当，无非都为要这个上头起见。总之世上的人，心内也要，口内也要，口内不要，心内总要，当时不要，久后原要，老也要少也要，男也要女也要，智也要愚也要，你也要我也要，我也要他也要。正是：或黄或白，以尔作宝；凡今之人，维子之好。

这个至宝，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。果然是人人要的，人人要，不独是我一人要，是天下人皆要。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未尝不同。人要的自然我也要的，我要的难道他不要的？

世上的人，切不可辨个尔我，切不可分个人己。见人之得，如己之得；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盖以我自己看我，我固居然是一个我，以他人看了我，我亦不过一个他人。且我看他人，他人原是一个他人；以他人自己看他人，他人亦是俨然一个我。

人要想自己比他人，然后可以行得去。故世间维一恕字，可以终身行之。这个恕字，事事不可离，时时不可忘。论到好的所在，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；论到不好的去处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

自己不欲的事情，断不可施诸他人。总要常存个人心一体的念头，这方可称个尽善。目下的人，为了这个至宝，有己无人，但知利己，往往忧人富且怕穷，隐然他的是我的，我的是动不得的。有一等凭着自己的势头，强占人便宜；有一等恃着自己的豪富，硬派人吃亏。占人便宜，还要把人凌辱；派人吃亏，还要把人糟蹋。有一等要图自己肥家润室，不顾别人死活存亡，得了这个的财物，便把那个人置之死地。有一等见凶便住，见善便欺的人，遇情通理顺，讲情话理的，便道不怕伊情理三分，明欺七分；撞着了强横霸道，更凶似我的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便敢怒而不敢言，外面还要陪着小心。有一等欺贫重富的人，迷着个财主，便假殷勤，扭相知，装尽许多丑态，仍然一些也叨不着他的小光，若是叨得着小光，便胁肩谄笑，无所不至，连廉耻也有些不要的了。若见了个贫士，便不在他心上，当面轻蔑他，冷淡他，奚落他，背后说他笑他，其实因他贫穷，未曾沾染厘毫丝忽。若是穷人向他挪移了十两八两，他里面便蓄着个我富他贫的念头，外面就露出个他贫我富的形状，还要肆无忌惮，当场出丑，不顾别人的颜面。又有一等看见别人的富，心怀妒忌，甚是不平，自己的穷，好像别人连累他的一般，当面挪移撮借，背后反要筹计划策，或假公济私，于中取利，不晓得什么叫做情，叫做理，什么叫做义。甚至父子们，平

白地风波即起；兄弟们，顷刻间水火已成；朋友们，陡的里干戈就动。六亲不睦，九族不和。或损人不利己，或两败俱伤。为因要这个，反把这个送与别人。而且有伤天害理，划恶策毒计，不知忘了多少情，背了多少理，负了多少义。单有自己，而无别人。一世辛劳，并无片刻之安，哪有一时之乐？真至四肢冷，双脚挺，口不能说长论短，目不能见貌辨色，耳不能寻消问息，身不能西走东奔，心不能千思百想，喉咙中的气儿一断，方才肯罢。正是：三分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这等看起来，利令志昏，当局者迷，看不破的居多。然而看得破了，难道教人必不要这个至宝么？若说道为人总该不要，纵然有了也该送与别人，岂是那些天下的富人，没有一个是的是；天下的穷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的么？不是这等说法，这个至宝，原是人世养生之物，易迁有无，藉此以便食用，不可一日没有，如何不要！但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故向日陈仲子不食兄鹅，原属矫情；庞居士车金入海，更为不经。所以这个至宝，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了未免伤廉；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了未免伤惠。取与之间，须要看得清，见得大，不可把这个至宝，看得太轻，亦不可把这个至宝，看得太重。当取的便取，不当取的勿取；当与的便与，不当与的勿与。倘我手中有物，不可生轻忽心，把这个至宝，任意挥洒；不是我的，不可生妄想心，图谋别人的至宝。凡事要归个适中，斟酌个一定不易的道理。古人说得好，临财无苟得。得是原许人得的，不过教人不要轻易苟且得耳。揆诸理上，理上说得去；度诸情义，情义上也说得去。然后与之有名，取之无愧，心安意适，这等样有了财物，用也是经用的，失也是不易失的。有一等人说到个取字，笑容可掬，欣然乐从，即一时不便就取，还要想个取的法儿出来，必待取之而后快，说到个与字，眉头打结，心内怏怏，即使一定要与之，还要迁延时日，与之终是肉疼；常把个患得患失的念头，横于胸中，朝思暮想，万绪千愁，无非欲得而恐失；甚至阴谋暗算，不顾天良，霸占强吞，怎知情理，不管乡党论谈，亲朋怨怼，任别人笑他骂他，咒他恨他，只是一味个要得而不要失。这等人的所作所为，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念头，无非要自己受用，并为子孙之计耳。但不知天命不于常，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，设心不良，安能久享？否极泰来，泰极否至，往往见器满则倾，物极则反。祸起萧墙，变生仓促，半生得之而甚难，一旦失之而甚易。阴谋暗算的财物，化为乌有；霸占强吞的家产，竟属子虚。否则暗来暗去，渐渐消磨，荡产罄家，一败堕地。即使自身能保，难保后人。刻薄成家，难免儿孙荡费。不是养个痴呆懵懂的贤郎，定是出个嫖赌吃喝的令子，包你家产消灭，反本还原，财物耗尽，连根而去。若是恶债未清，儿女必至做出不可闻的事情，舍身以偿祖父之债。即死在九泉，尚要被人谈论。世人莫道此等儿女，是个

不肖，这是个极顶的孝子慈孙。盖父与子，合来总成一尺。父亲就做了五寸，儿子自然也是五寸。父亲若是不伶俐的，只做得一寸，儿子必然能干，要做起九寸来了。若是父亲做了九寸，儿孙自然只好一寸了。若一寸做完，连一分也没有了。奉劝世上的人，须剩些地步与子孙用用，切不可做尽了。正是：但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。

可见得世间的贪财爱钞，算计别人的，到得临了，究竟无益。世人为何不思行善？岂不晓得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而徒欲以财物家产，传之子孙，是谓求祸而辞福。盖祸福本是无门，亦维在人自己招他。世上的善恶报应，真如影儿随形。近报则在自身，远报则在儿孙。为人在世，总要把这个至宝，看得轻重适宜；把这个人情，细心体贴；把这个善念，常存心上。若是贫士，贫乃士之常，不可恨自己此时之贫，不可妒他人此日之富，见富勿为谄媚，当自乐也。

若是富翁，富亦何足道！不可矜肆自己一日之富，不可讪笑他人一日之贫，遇贫勿须提防，宜以善为宝。把贫富两字，看得淡些，宁为君子，勿作小人。我试把一段人人晓得的故事，说与世上的人知道。正说间，忽有不速之客一人来，见了此书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样书哪个要看？哪个要听？徒以不入耳之言，来相劝勉，一派迂气，满纸腐谈，真是惹厌。有一等人见了，必然说笑你做书之人，还说道此人甚奇，自道识字，却是不通，而且连篇别字。说出这样言语，不知世务，这做书人，必定是个不长进的废物，请付之丙丁，勿使这一等人看见。”

客乃掷书而去。噫！此客乃真知世务者，但世之人见了此书，以予言为是，无非点头一笑；以予言为非，亦不过摇头一笑。

无所消遣，聊以此作笑府观，亦无不可。予亦不知工拙，有心劝世，不顾贻笑大方，正是：不知人人晓得的是什么故事？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回

老虎官心慈游大海遇燧人指引独家村

西江月

漫讲诗云子曰，休说者也之乎。文章怎好市中沽，只怕难充饥饿。

莫被儒冠贻误，须知创业良图。一经挫跌请谁扶，包管时光难度。

话说明朝崇祯年间，有一人姓时名规，取个不越规矩的意思。号叫伯济，伯是个大，其志向欲大，有济于世，是当时第一个有名秀才。原籍忠厚人氏，家住好仁坂里。父亲叫做时行善，官为大理寺正卿，现今致仕在家。母亲安氏，同庚半百，所生二子，是个一胞产的。弟兄两个，都是一十八岁。长子时方便，娶妻韦氏，也是同庚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唤时达，只得三岁。次子即是时伯

济，娶妻颜氏，小字如玉，是方镇地方颜良的女儿，年纪也与时伯济同庚，也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唤时通，也只得三岁，月分比时方便的儿子大些。一家八口，父子同心，弟兄竭力，儿子媳妇们奉事父母，极其孝顺。那父母两个，待这儿子媳妇们，亦极其慈和。兄弟甚是尊敬哥哥，哥哥也甚是爱惜兄弟，就是妯娌之间，亦甚是和睦，宛如姊妹一般。这两个儿子，虽在襁褓，却日日终不闻啼哭之声。其处一堂，天伦叙乐，骨肉可欢，布衣甚暖，菜饭甚香，上不欠官粮，下不欠私债，无忧无虑，一门甚是快活。但是那时行善为官的时节，却是两袖清风，家业不能十分富足。所有祖上遗下来的一件东西，是个至宝，那件东西生得来内方外圆，按天地乾坤之象，变化不测，能大能小，忽黄忽白，有时像个金的，有时像个银的，其形却总与钱一般，名曰金银钱。这金银钱原有两个，一个母钱，一个子钱，皆能变做蝴蝶，空中飞舞，忽而万万千千，忽而影都不见，要遇了有缘的，就跟他。时伯济家内的这个，是个子钱，年代却长远了，还是太祖皇帝赐与时行善的。始祖历传五世，从来没有失去，但是只得一个，正是：囊空恐羞涩，留得一钱看。

忽一日时伯济静极思动，心中起个念头，心问口，口问心，自己想道：我不合念了这几句诗云子曰，并不知什么一些世务，不能见多识广。虽然父母在堂，不可远游，但男儿志在四方，岂可困守家门。家中父母赖有哥哥在家奉事，不如出去远游一番，把得有个出头的日子也好。于是告禀父母，父母应允。那时行善道：“你既要出去游玩，自然遍上山川，遨游四海。家内有个金银钱，你晓得天下是有两个的，不知母钱今在何处，你带在身边，倘遇见了一并带回，使他母子团圆，也是一桩美事。”就叫安夫人取了金银钱出来，交与伯济。伯济收了金银钱，拜别了父母哥嫂妻子，一肩行李，望大道而行。当日行了一程，夜向店投宿，看见一人，自称钱神，厉声说道：“目下你的名儿不好，我与你要暂别几日。”醒来却是一梦。自己暗思道：我是个当今第一个有名秀才，怎么说我的名儿不好，要与我暂别几日，甚是奇怪。因想起家中父母骨肉，不知安否，时刻在心，朝行夜宿，遍观各处的风土人情，身边个金银钱，却不在他心上。一日时值季冬，天气严寒，信步来至海边细观海景，但见：这一边稳风静浪，柴船自来，来船自去；那一边随风逐浪，小船傍在大船身边。有时平地起风波，有时风过便无浪，有时无风起处也是潺潺浪滚，有时风头不顺宛如倒海翻天。不见什么高山，哪见什么平地，白茫茫一派浮光掠影，昏沉沉满眼赫势滔天。

那时，时伯济看出了神，转眼间，忽然金银钱不见，四面观望，毫无踪迹，不提防一时失足，连身子也落下水里了，正是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

此时海岸上来来往往的人，也不少，他们要顾自己性命要紧，怎肯下海来救

，只好慢慢的看他落水罢了。他心内存着个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的念头，一些也不惊慌。说也奇怪，那时伯济的身子，落在水中，并不见沉没海底下，却浮在海面，连衣服也不甚湿。你道这是什么缘故，不是有什么海神海佛，只为有个龙神护佑。这条龙原是一条困龙，困居海内，不能上天，今见时伯济落水，顿起相怜之念，空中保佑，不使他沉到海底。

那时，伯济撑开眼皮一看，真是一望皆白，随着波浪，听其自然，滔滔滚滚，望那一边余去。觉着离那海岸渐渐远了，回头看那海岸上的人，别人看我弗多大，我看别人也大弗多。顷刻间余到海心，四面无边无际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远远望见一只海船，不知有多少人在船上，看看将近，只见一人双脚踏在平基上，形状似有三分贼气，疑是海洋大盗。时伯济不动声色，并不求救，望天叫喊一声。原来这只船上有三个主儿，一个叫神仙官，一个叫老虎官，一个叫狗官，脚踏平基上的是个水手。其时适值神仙官同狗官在船头上立着，看见海中有人，神仙官道：“这边有个人落在水中，我们且抛一锚，带住了船，缓缓的将船撑拢去，把那个落水的人救了起来，何如？”狗官道：“我们且把自己的舵拿定，我是随他风浪起，只是不开船，他人落水，与我什么相干，要我们着急？”两个在船头上顿时相骂起来。那老虎官听见，慌忙走起说道：“船通水，人通理，你们不要船横芦飞器，自古道宰相肚里好撑船，我们是一条跳板上人，有甚事情须要大家耐些，到底为着什么？”神仙官把手指着水中的时伯济说道：“我意中要想救这个人，对他说了，他不但不肯，反要夹篙撑，竟与我相骂起来。”老虎官面上带着笑，向狗官道：“据你的意思，难道看他落水，让他死了不成？”狗官道：“然也。”木头雕老虎官道：“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那个人虽然与我们没有碰过船头，但东海船头也有相碰的日子。我们救了他，他日后自然也晓得，知恩报恩的。”神仙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把船撑拢去救他。”老虎官道：“你不要慌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自有个道理。”那个狗官终是在旁边打退船头鼓，说道：“我看起来，只怕是撑不拢的。”

老虎官道：“你摇了半日的船，缆多没有解，我这等对你说，你还是不听。”那时三人不拗，神仙官同狗官走到船梢上，说闲话去了。老虎官只得自己动手，把船横撑，欲来捞救时伯济。

无奈撞着了退船头鬼，在船底下挡住去路，再撑也撑不动。霎时间风波骤起，他们是看风使船的，一着了风，便扯足了满蓬，一帆风竟往那一边去了。此时时伯济仍无人救，只管在海面上自来自去，飘飘荡荡，不知余了多少路，遥望见青草河边，一带树林，黑沉沉一族人家。正看间，身子不觉已近海滩，海滩上的树木，原来却是冬青树，人家尚远，不甚分明，隐隐似有个城池在

内。时伯济爬上海滩，脚底下踏着一件东西，阔三尺三寸，长四尺，不是什么海宝贝，其实是一块瓦片。哪里晓得这块瓦片，硬又硬滑又滑，才踏上去，底下一挫，哪里还立得定脚头，两脚却在滩上，身子又跌落在水里了。正是：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那时，时伯济弄得上不上下不下，欲向上而行去，又自己不能为力，两只手哪里撑得起；若望下流去，却是顺势，他意中一心向上，只得勉力撑住，然终是力不从心。身在海内，脚在滩上，更比在海中飘荡的时节，越觉难些。身子动也不能动一动，说话也说不出半句，即使说得出话，奈何无人听见。不意树林中忽有一人走出来，看见他跌了下去，慌忙上前，立在海滩上，把他两只脚一撮，竟撮至岸上来了。便问那人姓名居处，那人道：“小子并无姓名，哪有家乡，我是燧人氏的苗裔，人都唤我燧人，道号子虚散人，欲到海中寻访高人，在此经过，救了君家，实是有缘。”伯济道：“承蒙散人搭救，再造之恩，何以图报。”燧人道：“我辈救人，岂肯望报。”燧人也问时伯济的姓名踪迹，伯济备细了一遍。燧人道：“原来是个读书人，可敬可敬，如何遭此挫折？然目下的秀才如君家者，正是不少，你既遭了此一文之忧，你如今还去想它不想它？”伯济道：“这个身外物，我去想它怎的！”燧人道：“你既不想它，你今意欲何往？”伯济道：“我自落水来此，乃天之所命，我有何往，只得听天而已。”燧人道：“所言诚是，但此间前不把村，后不着店，就使你往那一族人家，走进这城里去，也是人生路不熟，如何是好？”伯济道：“这一族人家，是什么地方？”

燧人道：“是小人国。”伯济道：“这座城叫什么城？”燧人道：“这城叫做没逃城。此城筑得甚是坚固，四面若关了城门，就是神仙也飞不出去，凡人哪里逃得出，所以叫做没逃城。国中居民甚广。城内有一人，自小做卖柴主人的，国中顺口儿都叫他柴主，柴主之名，遍满天下，真个是若有发迹，混名先出。

自从出了柴主之名，就得了个也是金银钱，家中甚是富足，如今竟有敌国之富。闻得他敬重斯文，你如今无所依归，倒不如我指引你去，到了他家，自然必有好处。他家住在城中独家村上，国中人人晓得，切记切记，后会有期，我是去了。”言讫忽然不见。时伯济此时无可奈何，只得向那一族人家走去。看看进了城门，那城内的地形，比别处地方低些，缓步行来，有意无意间，打听这个独家村上的柴主。正是：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不知独家村这个柴主姓甚名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回

时规被小人作贱钱愚受一文牵制

西江月

得来何妨违理，多财尽管无才。纷纷尘事实奇哉，只怕天公尚睡。

休虑人粗事俗，当愁运蹇时乖。一生虽有命安利，须晓炎凉世态。

却说小人国内独家村上，这个柴主，你道是谁，不是别个，他姓钱名愚，号士命。他父母是没有的，兄弟也没有的，只有一个妻房习氏，小名如斌，年方四十四岁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唤百锡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尚未娶妻。那钱士命自己年交六十九岁，身長三尺，头颈自小歪的，前生不是凡人，今生是天上串头神下降，容貌异常，比众不同，生得来：头大额角阔，面仰髭须跷，黑眼乌珠一双，火烧眉毛两道。

骨头没有四两重，说话压得泰山倒。臀凸肚跷，头轻脚摇，两腿大肚皮小，天生大卵脬。

那大卵脬有一时要气胀起来，随身两个小撞，一个叫趋炎，一个叫附世，一个立在左边，一个立在右边，把他大腿捧了，将这卵脬，用力慢慢的呼出来，其中的气，渐渐平了，钱士命心内才得快活。若有一时要撒屁，下身重大，两腿粗胖，也须要这两个在两边把他阔臀掇起，然后待他把屁慢慢的放出来。

这两个趋炎附世，平生习惯，最喜干这样勾当，所以常侍左右，并不自知忸怩。然而钱士命自来却没有人使唤的，原是一个穷人赤底的，自从做卖柴主人的时节，用着不识轻重、不知分量的一条蛮秤，横冲直撞，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忽一日正在那里卖柴，半空中飞下一件东西，扔在那一条蛮秤上。钱士命见了，喜出望外，连忙拿来藏了，你道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个金银钱，这个金银钱，却是母钱，就是同那时伯济落在海中的子钱，是天生的一对。他自此以后，家道日隆，小人国里竟算是一个大阿哥了，挣下多少南庄田、北庄地，又得了一个大大的官儿，封为自泛将军。独家村一带地方，都是他家的住房，门前有棵大树遮阴，朝南一对孟门。孟即是大门，是他们的土语。

孟门里面第二进，是个佛中厅，里面第三进是一所堂屋。堂屋下一口天生井，朝外挂一顶狒轴，狒轴上面画的是一个狒狒其形，与猩猩相似，故名曰假猩猩。两边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着：大姆哈落落；下联写着：阿谜俚沮沮。梁上悬着一个朱漆匾额，上书梦生草堂四字。只因钱士命的母亲，向日怀孕在身，睡梦中不知不觉产下一个儿子，就是钱士命，其时适值此堂落成，喜之不胜，这个匾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以示不忘之意。靠北摆着一只建几，建几下面并着一只硬桌，左有摆八把有主椅。

梦生草堂旁边，一间矮斋，斋中摆几条雕凳，别人到他家里去商量事故，必要在这矮斋中讲话。梦生草堂里面，第四进是一所自室，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个匾额，题我在这里四字。两边也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着青石屎坑板；下联写

着黑漆皮灯笼。

朝外挂一副横披鸾画，上面画一只青鸾。画底下摆一张炕床，炕上铺一条狍鼠绣褥，褥上盖一条厚棉被，底下衬一条乞席，炕边摆一把称孤椅。这个室中上面水泄不漏，四面不露光明，钱士命不拘时候，坐在这称孤椅里，暗昧不明，几不知天地为何物。自室后面房屋不计其数，原有三大圈堂四大厅，正是：家值千贯，身值千贯。

一日钱士命在自室中走出来，恰到梦生草堂中，忽见豪奴走进报道：“外面有个人，特来问候将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是哪个？”豪奴未及回答，抬头已见一人：表模做样，曲背呼腰，贼形贼势，鬼头鬼脑，巧言令色，肋肩谄笑，一见柴主，低头伏校这个人姓施号叫利仁，原是钱士命家里走动的，一个帮闲人，年纪不多，只有五六十岁，满口牙齿落尽，身材短小，小人国内的矮人，有名的，叫做无齿小人。其时到了钱士命家，走至梦生草堂的阶下，见了钱士命，不敢开口，只顾磕头。钱士命道：“施利兄有话请说，你不是道士，为何把屁股向起天来？”施利仁道：“久慕府上有个金银钱，是天下第一件至宝。吾想至宝原是人生难得见的东西，今在府上，不可错过，故特造府奉拜，欲借这个金银钱一看，未识允否？”钱士命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太看得这个金银钱了，我这个金银钱，岂是轻易动得的！你改日斋戒沐浴了，待我择了吉日，备了香案，祝告一番，然后同你到那里去，只好望一望，也不可拿它出来，怎么说出一个借字来？然吾却不怪你，你是个没有金银钱的人，自然不晓得其中的道理，你且起来。”施利仁道：“是啊是啊，小的原觉造次，但世间罕物，素所尊重，愿求一见，勿负小的一片诚心，告辞了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若要见这个宝贝，常常到吾府来伺候伺候，或者有缘遇着，可以见得的日子。”一头说话，两人走出门来。钱士命立在孟门边，施利仁大树底下，正要分手，远远看见一人，好像不是小人国内的人物，但见他：鼻直口方，眉清目秀。低声啞气，面黄肌瘦。进退两难，无路可投。步步小心，常恐落于人后。

施利仁想道：“这个人来得诧异，必非我辈中人，待吾去问他。”遂走向前边说道：“你是何等人，看来不是我国内的人品，问你姓甚名谁，家居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生姓时名规，号叫伯济，中华人也。闻得此间独家村上，有个人叫什么柴主，未知住在哪里？”施利仁道：“噤声，这柴主两字，岂是说得的么？若是我们将军听见了得！你是中华人，不晓我们海外的话儿，你要到他家去，你须随我来。”时伯济跟了施利仁，走至大树底下，见了柴主。钱士命道：“施利兄，你去问他，他是何人？”施利仁道：“他叫时伯济，中华人氏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中华人为何到此？”时伯济道：“小生是个大学秀才。”钱士命道：“秀才是第一等的废物。”时伯济道：“只为游学出门，身边带

了一个金银钱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嘎，金银钱在哪里？”施利仁在旁边听得了，连忙跪下说道：“原是中华富饶之地，上邦人物，失敬失敬，乞借金银钱一看。”时伯济道：“不意行至海边，这个金银钱失去，身子落在水中，方欲上岸，又遭挫跌，一路飘流至此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空长六七尺，是个无用之徒，必然手头松，不经意，所以一个金银钱也失去。”施利仁道：“看他满面滞色，哪有福招留这个金银钱在身边！你不淹死，还是你的造化，你如今要访问钱将军，是什么意思？”时伯济道：“我闻得燧人说他敬重斯文，故而特来访问。”施利仁道：“这位就是钱将军。钱将军，他既远来，你府上少个佣人，着他在府上使唤使唤，何如？天色已晚，明日再来奉候，小的去了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时伯济你住在我府上，也罢。吾要问你，你这个金银钱不见了，可晓落在何处？”时伯济道：“落在海中。”

钱士命沉吟良久道：“你随我进来。”那时时伯济无可奈何，只得随他进去。但是这小人国内，房屋低小，走进此门，必要低了头儿，正是：在他门下过，怎敢不低头。

是夜钱士命就令时伯济矮斋中歇息，他自己却在自室中去睡了。然身儿虽在炕上，一心想着这金银钱，哪里还睡得着，翻来覆去，一夜无眠。

一更里呀，思量这个钱，今来古往独推先，惹人怜。说来个个口流涎，形如坤与干，又如地与天，世人谁敢来轻贱。算来正与命相连，今夜教我怎样眠。我的钱啊，提起你，谁勿羨。

二更里呀，思量这个钱，钦心久仰在先前，实通仙。一文能化万千千，好换柴和米，能置地与田，随身所欲般般便。教人怎不把情牵，胜如爹娘共祖先。我的钱啊，称卖命，是古谚。

三更里呀，思量这个钱，朦胧如在眼睛前，乐无边。精神强健骨头颤，心中真爽快，眉间喜色添，此时才得如我念。谁知却是梦魂颠，依旧身儿在炕眠。我的钱啊，醒转来，越留恋。

四更里呀，思想这个钱，怎生落在水中间，恨绵绵。心头无计泪涟涟，一时得勿着，心思想万千，如何设法来谋面。越思越想越凄然，这件东西非等闲。我的钱啊，要见你，何时见。

五更里呀，思想这个钱，心中许愿意甚虔，告苍天。千愁万绪若无边，区区若到手，时时供佛前，焚香跪拜心无厌。至诚至敬不虚言，伏望钱神赐怜悯。我的钱啊，早早来，如吾愿。

一夜里呀，思量这个钱，翻来覆去不安眠，意心坚。腹中好似火油煎，黄昏思想起，直到五更天，东方发白心难变。几时飞到吾跟前，弄得区区心想偏。我的钱啊，勿负我，心一片。

钱士命想了一夜，清晨起来，坐在称孤倚里呆想。忽见施利仁来走到面前，说道：“将军闷坐在此，想来有心事么？”

钱士命道：“你哪里晓得吾的心事。”施利仁道：“将军在这里，莫非想这个海中的至宝么？”钱士命道：“你怎么晓得的？”

施利仁道：“将军何不把府上这个母钱，引那海内的子钱出来，这叫以钱赚钱法，管教唾手可得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

你若不说，吾却忘了。”钱士命即忙拿了家中的金银钱，同施利仁来至海边，两手捧了金银钱，一心要引那海中的子钱到手，但见手中的金银钱，忽然飞起空中，隐隐好像也落下海中去了。

此时钱士命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顿时起了车海心，要把这个海水车干，正是：一钱落水，晓夜思量；两钱落水，连夜车浜。

不知海水车与不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回

叫化僧望气登门时伯济扫地被打

西江月

举世莫非人子，盈寰尽是皮囊。一般肺腑一般肠，造物原无偏向。

落魄须防矢志，素封切忌颠狂。穷通富贵本寻常，何用装模做样。

却说钱士命在海边，欲要母钱引那子钱到手，母钱也飞起空中，隐隐也落在水里，顿时起了车海心，要把海水车干，连忙叫施利仁回家唤人。哪里晓得，施利仁看见钱士命金银钱失去，他竟悄悄走了。钱士命独自在海边，心慌意乱，如热石头上蚂蚁一般，又如金屎头苍蝇一样。一时情极，将身跳入海中，掏摸金银钱。那时白浪滔天，钱士命身不由主，又要性命，连叫几声救命，无人答应，逞势游至海边，慌忙爬上岸来，满身是水，宛似落水稻柴无二。才到岸上，心中到底舍不得，又在那里想这两个金银钱，欲要再下海去，跨大步将一只脚跨至水内，想着了性命要紧，又只好缩脚上岸，闷闷不乐，竟自回家。

一路行来，打听得通衢大道上，有个李信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遍游天下，四海闻名，出没不常，行踪无定。人若想着李信，那李信就在眼前。若有人问他事情，他说行得的，行之无有不利；他说行不得，行之终属勉强。他住一所三横一竖的房屋，屋边略有些田土，门前挂一面小小招牌，上面横书未卜先知四字，下面两行写着：惯断是非曲直，能知祸福吉凶。那钱士命见了，向前拱手说道：“先生久违了。”李信不开口，身子动也不动一动。钱士命道：“我要问先生，我失去一件东西，不知可能复得？”李信也不开口，钱士命道：“先生你没有口的么？”

李信也不开口，钱士命道：“先生你没有耳的么？”李信也不开口，钱士命道

：“我要问问我的终身，是什么样一等，如何问之不答，叫之不应？”于是李信手书一个纸条，上写小小行钱，目中无人八个字，递与钱士命。钱士命看了全然不懂，说道：“你既知过去未来之事，你可晓得我有几个儿子？”李信即写下一个不字与他看了。钱士命也不懂，欲要再问，他终不开口，遂恼恨起来说道：“我生平有了事情，从来也没有问过李信，他是不开口的东西，我去问他，这是我一时的没主见，自己不好。这纸条上面的几个字，我也不明白，他写的是什么说话？这个不字，又不识他是什么意思。”又气又恼，拿了纸条，一径走回家去。

进了没逃城，来到独家村上，走入孟门里面，从拂中厅穿过梦生草堂，踱进自室中，坐在称孤椅里，长吁短叹，心内想着金银钱，手中拿了纸条，眼睛看定了这八个字，迟疑了半晌，忽然立起身来，走出自室，来到矮斋中，见了时伯济说道：“你真个是倒运人，你到了我家，连累我的金银钱也失去，险些儿我的性命不保。”就把前事说了一遍。时伯济道：“李信是我的知己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既是你的知己，你又是读书人，你看纸上这八个字，是什么解说？”时伯济举目一看道：“小小行钱，目中无人。小小是个笺，行钱是个贝，合来是一个贱字。

目字没有了这二划，添了一个人字在内，是个囚字。这八个字，却只是贱囚两字。”将军一闻此言，暴跳如雷，正是：怒从心上发，恶向胆边坐。

一时要提兵调将，灭此李信。时伯济道：“李信踪迹不定，来往无凭，从哪里去捉他？”钱士命道：“他现在通衢大道上。”

时伯济道：“他神通广大，变化不测，急切不能取胜，将军你且三思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我誓不与李信并立，若能灭了，才畅我的胸怀，我如今思想金钱要紧，也无暇及此，将来务要灭他。

我要问你，我问他，我有几个儿子，他写了一个不字，又是什么解？”时伯济道：“不字一个两字，道你的儿子是一个。”钱士命道：“这个倒被他猜着了，我却不识这不字。”自此把灭李信的事常挂在心，步出矮斋，来至梦生草堂。时近黄昏时分，那时正是腊月十五夜，有天无日，月色朦胧。钱士命但闻咯咯咯的叫声，不知此声从何来，疑是金银钱出现，静听之却在天生井内，遂叫趋炎附世，拿了一条千丈麻绳，系着一块壁板，钱士命坐在板上，落下天生井内，直至井底，举目看时，那咯咯咯叫的，不是金银钱，原来是一只井底蛙，拾在手中，抬头一看，竟是天无箬帽大了，慢慢的叫趋炎附世，拽了起来。坐在井上，两眼望青天。顷刻间，但见白地上起乌云，腾至空中，忽刺一声，青天里一个霹雳，豪奴进来，传说外面街上天打杀一个过路人。不在话下。不一时，满天蝴蝶，大大小小，在空中飞舞。看得钱士命眼花撩乱，忽而蝴蝶

变化，一团如馒头模样，落在钱士命口中，咽又咽不下，吐出来一看，却是两个金银钱。这两个母子金银钱，就是落在海中的至宝，此时方落在钱士命的手内。那钱士命眉欢眼笑，把井底蛙放脱井中，双手捧了金银钱，摇摇摆摆，踱进梦生草堂，把金银钱供在建几上，趋炎附世慌忙摆了香案。

钱士命望上礼拜，暗中祝告道：“敬者钱弟子钱愚，虔诚拜祷，今日叨天之佑，有了这银铺钱，伏愿世世子孙，持守不失，永为钱氏镇家之宝。”祝告完了，立起身捧了金银钱，走至自室，把金银钱藏了。坐在称孤椅里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好不容易，这两个金银钱，不知我费了多少心计，多少辛勤，此时才得到手，这是我一团心血换来的，天下这些想钱的，谁人学得我来。”

正是：

不将辛苦易，难得世间财。

钱士命得了这两个金银钱，坐在称孤椅里，越觉心绪不宁。

他有了金银钱，恐外人不晓得，显不出他的体面，若外人晓得了，又恐有人眼红，向他借贷，与他缠扰。正在思想，不觉天明。抬头忽见施利仁，闯入自室，钱士命道：“施利兄，昨日你见我金银钱失落水中，你就悄悄走去，今日你晓得我复得，你仍然到我府中来了。”施利仁道：“将军你休错怪我，昨日见你金银钱失去，小的忙回家唤人来，替你车海，未到海边，将军已经回府，本欲当夜走来府上看看，天色已晚了，所以今日黎明即至。今将军复得金银钱，如今说起，才知小的并不晓得，望将军乞道其详。”钱士命乃把观天落下金银钱的事，备细说了一遍，施利仁道：“如此请将军堂上坐了，待小的们叩贺。”于是把称孤椅掇在梦生草堂，钱士命坐在称孤椅上，施利仁在阶下磕头叩贺，趋炎附世及豪奴一家大小人等，齐集梦生草堂，多来磕头叩贺，独有时伯济不到。钱士命大怒道：“时伯济何人，不来叩贺我？”钱将军正在喧嚷，只见豪奴走向前说道：“门前来了一个和尚，要见将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

随叫趋炎附世，把称孤椅掇进自室中，他远远望见那和尚走进。

你道那和尚怎生模样，但见他：

轻骨头，大眼眶。油头滑脑，头戴韦帽像冠冕；花拳绣腿，身穿课衣弗见袂。头阁阁，尾翘翘。依稀常在睡梦里，满面绿于于；仿佛时登雾露中，周身烟漫漫。

那和尚大模大样，走进梦生草堂，见了钱士命，打个问讯，分宾主坐在有主椅上。施利仁自己拖了一只德机，坐在旁边。

钱士命道：“和尚上刹在哪里？”和尚道：“小处在大排场右首，弗着街上，前世寺内。”施利仁道：“上人法号叫什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小僧无号，小僧

日逐在外化缘为活，国人顺口儿都叫我化僧，因此即以化僧为号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化僧你到此何干？”

化僧道：“我方才打从此间经过，见府上财气盈门，一道红光，直透天庭，必有宝贝在府。但红光之下，伏着黑气一团，环绕屋宇，主将军数年之内，身家不保，想将军府上秽气太多，故而致此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化僧你看起来，可有挽回否？”化僧道：“据小僧愚见，要把府上有形的垃圾，先去尽了，然后把无形的垃圾，再去，或者可以挽回造化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我与你是有缘的，你可替我设法？”化僧道：“取一把扫帚出来。”趋炎附世忙把一把扫帚，提与化僧。化僧把扫帚施在屁股后，望北拜了四拜。施利仁走近，把扫帚插在化僧身上道：“拖了不便，插在腰间的好。”化僧道：“妙极。”化僧蹙至南首，拜了四拜。拜毕，蹙至东首，拜了四拜。拜毕，又蹙至西首，拜了四拜。立起身来说道：“如今要叫一个斯文人，把府上的垃圾，尽行扫去，那团黑气可以渐灭。小僧实与将军有缘，故而特来指点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承化僧指点无以为报，奈何？”化僧道：“闻府上有两个金银钱，小僧要将军一个，未识允否？”钱士命听了真是说着钱，便无缘，向化僧道：“化僧要化我别件东西，总好商量，若是金银钱，是我镇家之宝，断断不能如命。”

化僧道：“如此小僧告辞了，容日再来募化。”钱士命道：“要问化僧，那无形的垃圾如何扫去？”化僧道：“只是在将军自己身上作主。”钱士命遂送出孟门，化僧飘然而去。

钱士命回到梦生草堂，同施利仁走进自室，坐在称孤椅里，商量扫地。施利仁道：“斯文人府上现有，如何不使唤他？”

钱士命道：“是哪个？”施利仁道：“矮斋中时伯济，他是中国读书人，岂不是斯文人？”遂着趋炎附世叫时伯济进来，说道：“时伯济我得了金银钱，合家大小内外人等，都来磕头叩贺，你为何不到？”时伯济道：“我在矮斋中读书，并不晓得，将军得了什么金银钱？”钱士命听了大怒道：“你在我府中，怎说个‘不晓得’三字？”随用手把时伯济捋了一下。施利仁道：“你今朝子曰，明朝子曰，不知你缠的什么子曰？将军他不肯磕头也罢，今且饶他，如今将军叫你扫地，要把合府地上扫得干净，若再不周到，莫怪将军动怒，你可晓得？吃他一碗，凭他使唤，你做了鳃，那里怕得泥？做此官，行此礼，你勤谨扫地，小心服侍将军，我是去了。”当时别了钱士命，竟自回家。

时伯济无可奈何，只得拿了扫帚，通前撤后，地上处处扫到，却都扫得干净。扫毕仰天长叹道：“天啊，我一身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我忠厚人，不意在小人国内，遭此一捋。我有何面目，尚在人世，我生了这样命，不如死了，到也干净。”满腔愧恨，无间可告，只好含忍，正是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

无二三。

不知时伯济此时可要自尽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回

访李信坍塌逃命钱士命做寿吃面

西江月

富贵弗因刻薄，贫穷岂为软柔。漫夸奸狡有机谋，造物毫纤不谬。

饮啄莫非前定，银钱讵可强求。无分中厚与器浮，须待时来福凑。

却说时伯济在小人国内遭了钱士命的一挞，愧恨欲绝，一时无地自容，欲要将身自尽，不愿再生人世。忽而想着我一身欲大有济于世，岂肯与琐屑小人计较，遂致轻生！况此地本非我安身之处，我来此却是我自己不达，听了燧人的话儿，误与小人为伍。一腔懊恼，满腹踌躇。步出矮斋，却遇见了趋炎附世，问道：“我前日闻得燧人说，你家将军，敬重斯文，所以小生到此，怎么使我遭如此之挞？”趋炎附世道：“你这人真觉懵懂。我们的将军敬重斯文，乃是那一文两文的文字，岂是你文绉绉的文字？你真认错了道儿。”时伯济听了乃恍然大悟，决意要去，心中想道：我来得明，去得明，我若不别而行，又不是我堂堂男子的所为。若要去当面辞他，我又不屑，遂题诗一首在矮斋壁上，写着：有所闻而来，有所见而去。

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

回头就走，顿时出了孟门，离却独家村而走。一心欲要寻觅李信，无奈城中不是他住的，得离了没逃城，才好寻他，又是路径不熟，不知从哪里去的好。左思右想，无处投奔，说道：“我是来此地，尚未知国中的风景，如何凡事皆有命？且漫步前去，再作理会。”你道那城中风景人情，怎生模样，但见：地势险，路径窄，望去不平，行来不直。茶坊酒肆最多，道院僧房连接。也有启铺开张，经商贸易；也有步担肩挑，佣工作息；也有医卜星相；也有娼优隶卒；也有偷鸡市狗；也有为盗作贼；也有坐地分赃；也有沿街求乞。峨冠博带的不少，骑马坐轿的不一。古来生涯不少，行业何止三百。养家总是一般，道路却有各别。这样风俗不衰，此等人心难测。无父母兄弟，无朋友叔伯，无师生无亲戚。也知跪拜，也知作揖，也知嚼字咬文，也知谈今论古。轻礼义，重财帛，恶寒冷，喜炎热。

无连躡国内之产，歪摆布城中所出。但觉家家门户低微，处处人烟稠密。

时伯济走至一条路上，忽见一个人挡住去路，叫道：“时伯济，你为何不住在钱将军府上？你竟逃了出来，可曾盗他的金银钱？我同你去见将军。”时伯济道：“我出来，钱将军岂有不晓得的道理，若说金银钱，不是我心上的东西，还要去见它怎的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相干，我同你转去，问了将军，才放你去

。”时伯济不睬他，竟望前走出此路去了。

你道这个人是谁，为何认得时伯济，原来就是施利仁。他住在这条路上，这条路叫做走熟路。他一出门来遇见时伯济，晓得钱将军府中即日有事，决不放他，知他必是逃走出来，所以挡住去路。那时看见时伯济不去睬他，出了此路，心中大恼，自己又不能追赶，连忙来至独家村上，告知钱士命。钱士命道：“趋炎附世已经对我说过，我正要打点去追他，你来得正好，你随我一同去追他转来。”钱士命同施利仁带了趋炎附世，跟着一班豪奴，离了独家村，望前而去。气昂昂行了许久，远远望见时伯济，在一家门前，回头看见有人追他，他走入此门，把门关上。钱士命认得此门内，是做媒婆的柳家娘娘。家奴向前，把门打上几下，哪里晓得门儿坚固，未曾打开，惊动旁边墙垛却有些倒意。众人一齐动手，把墙用力推去，顷刻一垛墙垣推坍，众人一拥而入，捕捉时伯济。时伯济只得打从后门逃出，后面众人赶上，无处躲避。正在危急，只听得半空中有人叫道：“时伯济你从东南而走，可以出得此城，外面就是好道路了。我是燧人，你自去罢。”时伯济听了，急急忙忙，向东南而走，离了没逃城，望好道路上走了。

钱士命见他逃出此城，看看去远不能追赶，同施利仁带了众人，回到独家村上。施利仁道：“这样人在辈中，原觉可厌，如今追他不转，倒也罢了。将军请回府，小的也要回家了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你不要去，明日是我诞辰，不免有个细情，我是不好在外应酬，我们儿子年幼，你在我家中料理料理。”施利仁道：“小的久已晓得将军明日大诞，今夜家中有事，明日清晨一定来府。”钱士命只得放他去了，回到梦生草堂，吩咐家人准备明日事情。正是有钱不消周时办，六筵等事，一切齐备，当夜歇息。明日清晨起来，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日，三阳开泰，万象回春的时候，梦生草堂中张灯结彩，上面挂着骨董老寿星、松子老寿星、车光老寿星、棉花老寿星，下面挂着别过老寿星、折供老寿星，桌上杂撮果盘，一对扁筓，插上灯烛，点无名火，炉中烧起柴香，满堂香气逼人。叫了一班厌倒班，演做全本话巴戏。钱士命躲在自室中，炕上静坐，不肯出头。外面那些不是亲也是亲，作客的乡邻、亲眷，拜生日的，纷纷不一，来来往往，好不热闹。正是：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住深山有远亲。

送来礼物，何须逊谢，一概照单全收。亲友一概不见面，只有趋炎附世两个在外接应。正在热闹之间，但见施利仁走进，备了一个帖子，上写着：门下走狗施利仁，顿首顿首。

备了礼物四色，夹单一张，写着：

榼酒一坛，前腿全肘，看肚面三袋，一口沙糖满榼。

趋炎附世拿了进去，与钱士命过了目，然后打发使金力金，受了不辞。又见前世寺内的化僧，也备了一个帖子，上写着：前世寺衲子化僧和尚恭祝也备了炷面糖酒四色，也有夹单一张，上开着：倒浇蜡烛十枝，镶边酒一罇，荒唐一味，装体面千条。

与钱士命也过了目，打发了使金力金，也受了不辞。又见一个人送来礼物四色，两荤两素，摆在梦生草堂阶下，细看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：死宰鸡一只，水蟹一只，得皮酸橘子满盒，大谷风菱满盒。

那来使，慢慢的递上一个帖子，上写着：弥弥小晚生墨用绳端肃顿首百拜。里面钱士命吩咐，将他礼一应辞去。这个人因得钱将军，不受他的礼物，蹉跎一通，在孟门边碰了一鼻头灰，进来向趋炎附世再四恳求，也只得勉强受了，你道这个人怎生模样：生成一个绉头，系得一股没法。两道倒眉直竖，一双摊眼反插。腰系累带，身穿缠甲。肩不能挑，两个肩头拱嘴；手不能提，十个指头重夹。文不能测字，扁担倒一字不知；武不能打米，抓鸡力两手缺乏。惯曾闹里夺邱，哪怕别人挑挞。

这个人家住一豚堤出身，本姓姓邹，父亲叫做邹恒，表字十国。他自己不肯姓邹，改姓姓墨，名庸，号叫用绳。从伯父邹大美，在一字巫城，总高儿伯庙中学得一身本事，倒会书符念咒，说神弄鬼。同钱士命原是五百年前嫡嫡亲亲的四四一十六门亲眷。墨用绳见钱士命把他物礼收了，喜出望外。那时同施利仁、化僧，各各相见，唱了一个臂后喏，齐声向趋炎附世说道：“小的们特来上寿，要请将军出来，叩见。”趋炎附世到里面自室中转了一转说道：“钱将军已经上了炕，必不肯出来的了。各位都拜了寿星，请到矮斋中吃面罢。”就叫豪奴摆好桌子叫施利仁坐了第一位、化僧第二位、墨用绳打横坐了第三位，钱百锡出来坐了第四位。桌上先摆着十二个盆子，四荤四素，两干两湿。荤的是腌臭鲞一盆，盐水煮鸡蛋一盆，野味脚一盆，鲜鱼头一盆。素的是麻油煮青菜一盆，炒熟黄豆一盆，米渣煽盐茺菜一盆。干的冷镬子里爆个热栗子一盆，盘门柿堕一盆。湿果是翻花石一盆，飞金梅杨一盆。趋炎附世拿了几只墨樽杯，劝他们吃酸白酒。各人斟了一杯，墨用绳量窄，捏了鼻头，勉强把酒呷干，他两个到外面拂中厅上陪客去了。随即拿上热炒四盆，一盆飞来肉圆，一盆夹炒螺蛳，一盆蟹脚肉，一盆猪油瞒肚子。然后拿上正菜四色，副汤两碗，一盘落汤鸡，一盘东坡肉上躲只虾，却是贪买猪婆肉，一盘汤罐里卤鸭，一盘火烧团鱼，一碗江北河豚，一碗臭肺头。还有点心四碟，一碟凑口馒头，一碟得法绿豆糕，一碟碗里机春饼，一碟夙蛀大麦团。

墨用绳从来没有吃过馒头，拿一个来咬了三口，里面却是生的，他就不吃了。施利仁道：“见食不抢，到老不长，三十六着吃为上着，吃得下肚五分财饷

，大家不要做假。”随手把落在桌上的一条蟹脚肉也拿来吃了。化僧道：“施利兄，盆子外面的东西可好吃些？”大家笑了一笑，落后每人一碗面，趋炎附世又来劝酒。外面又不知摆了多少酒席，席面上也是七盘八碟，摆了满台。里面外面，都吃得拄喉撑颈，杯盘狼藉，哪有略啖的，只有撑死不休的，还有吃不尽兜着奔的。你一杯，我一盏，杯杯满，盏盏干，好像吃不散的筵席。那晓得正在吃酒，不计价的时节，只听得外边一个人，大呼小叫在孟门内吵闹进来，众人只得散了，各各归家。把酒席尽行收起，正是：家富一席酒，穷汉半年粮。

不知外边大呼小叫的是何人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回

万笏见柴起意时生遇李安身

西江月

富贵生前注定，贫穷命里相招。任君使尽计千条，难与天公相拗。

刻意机谋枉费，攒眉奔走徒劳。不如安分乐逍遥，还我本来面貌。

却说钱士命家中正在吃酒不计价的时节，来了一个人，在外面吵闹，大呼小叫，从孟门内一直进来，说道：“我特来你们府上，要寻一件东西，见你家备了多少酒席，飞禽用得多少，我生平惯吃生人脑子，我如今戒了，要在你府上寻几个鹞头受用受用，若现在没有，你家中有个金钱与我一个，等待你有了鹞头，拿来取赎便了。”那时众人多散，钱百锡也进去了，只有趋炎附世迎着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姓甚名谁？家居何处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姓万，名笏，柳州人氏，现居下山路上，对你家将军说一声，快快与我金银钱，若道半个不字，教你家将军不保。”趋炎附世来到自室中，告知钱士命。钱士命听了大吃一惊，半晌不言语，想了一想说道：“我哪有鹞头安排他，他要我金银钱做押，这是我镇家之宝，如何舍得与他。这个人是不好说话的人。”左思右想，无可如何。只得暂把一个金银钱与他，慢慢的别处去寻鹞头来，向他取赎罢了。这叫做善钱难出，急钱打出。钱士命取了一个子钱，眼泪汪汪，交了趋炎附世与那姓万做抵押。趋炎附世拿了金银钱出来，付与柳州人，说道：“改日有了鹞头，安排了你，那时你要还我们的。”万笏应道：“晓得晓得。”接了金银钱，一溜烟去了。正是：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

其夜钱士命又是一夜无眠，明日清晨起来，在自室中闷闷昏昏，想起金银钱，费了多少心计，才有此两个，如今被他取了一个去，教我哪里去寻鹞头来向他取赎？正在踌躇，只见施利仁走进说道：“昨日人多，未便独自进来，面叩将军，恕罪恕罪。那个吵闹的人，为甚么来的？后来怎样安排他去了？”

钱士命把昨夜事说了一遍，又将心事告知，施利仁道：“飞禽走兽，多在天野地，将军若去打猎一番，鹊头何愁不得。”

钱士命听了，遂吩咐趋炎附世把家中的拂车推出，向施利仁道：“幸亏我还有个金银钱在这里，可以用此拂车。”原来这个拂车离金银钱不得，把金银钱放在车上，不用牛马，不用人推，随人的心里，要到哪里，他自己为行，若没有金银钱，就推不动的了，这叫做无钱而不行。那时钱士命就取了母钱，放在拂车上，把身子坐在上面推出门去，那晓得孟门开了一扇，车大门小，一门竟有些推不出，又把那一扇开了，然后拂车推出孟门。跟了施利仁、趋炎附世一班豪奴，各带军器，要到无天野地去打猎，搜寻鹊头。行至一条狭路上，遇着一个小瞎子，这个小瞎子，姓万名弗着，就是万笏的儿子，为因算人的命多不准，所以取了这个名字。他手执报君知，在路行走。遇见了钱士命的拂车，供着一个明晃晃金银钱在上边，他两只瞎眼，顿时开了，一见金银钱，便用手连忙来抢。钱士命大怒，喝令拿下，施利仁先把他报君知夺了去，趋炎附世捉住了他。钱士命道：“快快把他的性命与我收拾了。”小瞎子道：“我如今不要金银钱了，还了小瞎子的报君知，饶了小瞎子的性命罢。”钱士命哪里肯依，随叫趋炎附世拖了他走，跟了拂车行至前面，见路旁一口枯井，叫小瞎子吃苦头，把他放在枯井内淹死了。

正是：
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

钱士命供好金银钱，一径来至无天野地。

那无天野地，没有程途，一派荒郊，远远望见假虎邱一只斑斓猛虎，张牙露爪，似有吃人的意思。走至近身，哪里晓得老虎弗吃人，形像怕杀人，身也不动一动，只道在那里打嗝睡，这是千年难得，却原来是一只纸糊老虎。只因无天野地的人，要打劫人的财物，所以装这老虎在此吓人。这老虎头上有几个苍蝇，钱士命上前用手去拍，旁边攒出多少狐狸，狐假虎威，蜂拥而来。钱士命连忙缩手，回头见有一群白兔在窠边吃草，他就放起鹰来，把兔捉祝那些狐狸悲悲切切多逃去了，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又随手打了几只白脚兔，钱士命也就望前而去。留心要寻鹊头，在无天野地上，但见：变豹突如其来，荒獐无处投奔，见人便吃豺狼性，满地奔跑野猪精。错保猪婆身不动，直脚野人望前奔。脱皮猴孙呆呆看，吓呆松鼠定定能。哭老鼠的猫儿假慈悲，戴帽子的猴孙倒像人。青肚皮的猴孙有灵性，白脚花狸猫何处去寻。牛头弗对马嘴，一牛生来是狗口不出象牙，恶狗当路蹲。

钱士命在拂车上，见了这只狗，向施利仁说道：“这狗乃是一只猎狗，不知何人在此打猎，走失在此，何不引它回去？”

钱士命吩咐拿些细糠来喂它，谁知饥狗见了细糠，再喂也喂它不饱，钱士命又把手来引它一引，这狗就纵身跳上拂车，爬至钱士命面上来。施利仁看见，连忙拿出两面三刀，用力一刀斫去，把它尾巴割下，那狗就负痛逃去。钱士命却不在他心上，他是寻鹊头要紧，吩咐施利仁与众人用心搜寻，四面观望，只见这答儿家鸡打得团团转，那答儿野鸡打得着天飞。众人多抬头观看，霎时间一鸟从天上落来，跌杀在地。众人多道：“将军好了，鹊头在这里了。”拾来献与钱士命，钱士命一看，他是开口就见喉咙，提起尾巴就见雌雄的人，知道是一只天鹅，想吃了许久，此时才能到手，鹊头虽寻不见，得了天鹅，也觉满身欢喜。

乘着拂车不觉来到无天野地的极顶之处，忽然来了一个怪物，见他生得来：头生四角，望去居然戴帽。身出扁毛，行来好像穿衣。人头兽腹，狗肺狼心。逢人啃去一片皮，咬人须要咬见骨。

看他这个形状，你道是什么怪物，这就叫做衣冠禽兽。钱士命见了，晓得他是害人的东西，连忙回转拂车。亏了拂车上有金银钱，随心所欲，行走得快，众人跟了拂车，那怪物自不能来追了。但是寻遍了无天野地，鹊头终未能到手，转来一路留心，远远看见一个人，在无天野地上横行过去。钱士命好像认得他，连忙赶上去，一巴扯住问道：“你可是李信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钱士命喜道：“我今日才扯着了李信，我若不灭，势难两立，快快把他一刀两段。”那人道：“将军请三思，敢是你认错了，小的是沓口吕，名殉，号强词，与将军是祖父相交，自来并无仇隙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难道不是通衢大道上的这个李信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是，小的是住在无天野地旁边，沸情里内，与将军所说李信，道不相同的，因与我面貌相同，往往人多认错。”当下钱士命将他细看，见他的人品甚合我意，这个人谅来必有些手段，因向这个吕殉说道：“吕先生你有什么本事？”吕殉道：“不是小的夸口说，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可以决胜千里。随身还有件宝贝，叫做歪丝，凭他什么样的人，若被我缠裹着身，管教他牵也不能牵一牵，就是通衢大道上的这个李信，神通广大，却也奈何我不得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今跟我回去，我欲拜你为军师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吕殉道：“承蒙将军不弃，敢不如命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我今欲寻鹊头尚未寻着，还要同你回去商量。”那吕殉道：“寻鹊头并不烦难。”于是钱士命和那吕殉同坐在拂车上，众人跟了一径回家，不题。

却说时伯济自从在柳娘娘家逃出没逃城，上了好道路，来到通衢大道上，遇见那李信，知己相投，分外情深。时伯济安身住在他家中，寸步不离左右，就是李信也情愿跟他。李信要到哪里，时伯济便跟他到哪里，时伯济要到哪里，李信也跟到哪里，比当日在钱士命家矮斋中，相去何啻霄壤。一日时伯济偶然步

出门来，就撞着了一个温六公。这温六公，却有些旁门邪术，手中写了一个迷字，向时伯济面上一放，挡住去路说道：“伯济兄你我同道，你可晓得你的金银钱，如今又在万笏手里。

你若想他，同我一条路上转去，还到没逃城里，向下山路上走走，何如？”遂着了了他一个迷字，昏昏沉沉，同了他走。幸亏李信暗暗跟随，不致有伤性命。进了没逃城，一路行来望见前面有一所鬼庙，时伯济被温六公搀入庙中，温六公即便画符念咒，召了许多野鬼，从里面走出来，打头两个大头青胖鬼、阴大神弗鬼，后面随出活鬼、阴鬼、倒鬼、臭鬼、貌实鬼、偷饭鬼、连熟鬼、地里鬼、六市鬼、讨债鬼、轻脚鬼、吊煞鬼、寒酸鬼、瘦酸鬼、溜打鬼、压壁鬼、模壁鬼、瞎扯鬼、打扯鬼、鬼里鬼、酒鬼、赌鬼、色鬼、竭鬼、逗鬼、泥鬼、苦鬼、气鬼、饿鬼、死鬼、雌鬼，那些鬼都是小鬼，一拥上前，摆了一个迷魂阵，把时伯济团团围祝众鬼说：“时伯济闻得有个金银钱，借与我们看看，我们若一见，尽可升天。”时伯济道：“如今是没有的了。”众鬼道：“不相干，如若没有，你休想出得此庙。”

时伯济道：“我的金银钱已经落在他人之手，如今晓得在万笏手里，我怎好借与你们？”温六公道：“你现在没有，我却知道。只要你亲口许了我们，就是了。”时伯济道：“我手中没有，怎好轻许你们？”温六公道：“你若不肯许我，看你脱得此阵。”

说犹未了，但见四边烟雾漫漫，抬头不见青天，面前一团晦气，罩住时伯济。李信看见也就使出神通，念动正言，果然邪不腾正，那些鬼也有点头而出的，也有厌闻而走的，也有羞惭而退的，纷纷杂杂，尽行散去。连温六公也不知去向了。那时眼前便觉朗清。时伯济遂脱了迷魂阵，走出鬼庙，跟了李信而行，步步留心，诚恐走错了道路。忽然不觉来至一条大街，街道广阔，旁边有座寺院，寺门前有一个海滩，十分高大，上面种些海滩上的冬青树，树间有些风声起，一枝动百枝摇，却是甚好看。时伯济此时不知路径，正在四下观看，只见寺旁走过一个小和尚来，时伯济道：“动问和尚，此间是什么地方？”

要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。

不知这小和尚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回

化僧饱暖思行浴邛诡饥寒起盗心

西江月

节食自然有食，惜衣一定多衣。无穿少吃怨前非，那时悔之晚矣。

俭乃医贫妙药，勤为补拙良剂。劝君休要着痴迷，慢把银钱浪费。

话说那时伯济，在一条阔街上，不知路径，见了一个小和尚，问道：“此间是

什么地方？”那小和尚道：“此间名唤弗着街，那边空地，就是大排场，这寺叫做前世寺。”时伯济道：“好个前世寺，经典上说道，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后世因，今生做者是。动问和尚，你叫什么法号？”和尚道：“贫僧叫做竭僧，家师叫化僧，我是他后来的徒弟，师兄叫魔僧，我们寺中甚是广大，可要进去随喜随喜？”时伯济道：“使得。”竭僧道：“请少待，待我进去报知师父。”遂进寺内去了。伯济回头看见李信，不在弗着街，已经去远，又恐这前世寺与鬼庙无二，不敢进去，忙跟上李信，一路去了。

却说竭僧进了寺门，走至佛前殿上，就撞起钟来，果然钟在寺里，声在外面，化僧同魔僧在大排场上玩耍，听得寺钟响，忙走进寺来，到佛殿上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在此撞钟？”竭僧道：“我们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。”化僧道：“你无端撞钟，到底什么意思？”竭僧道：“你们进来，外面可有一个人么？”化僧道：“没有。”竭僧道：“他难道去了？”化僧道：“是哪个？”竭僧道：“看他不是我国中人，却未曾问他的姓名。”师徒正在说话之间，只听得山门外沸翻摇天，大呼小叫，有一个在那里骂人。竭僧道：“想是这个人转来了，待我去看来。”走至山门一望，忙进来说道：“不是这个人，就是我国中下山路上的这个万笏，在山门前骂人。”化僧道：“我晓得，必然为这金银钱的事了，我们且好言回他，明日去告知钱将军，等待钱将军发落他便了。”你道这个万笏为何平白地在此骂山门，原来那日在钱士命家中，要寻鹊头，拿了一个金银钱，回转下山路，在一片赌场上经过，忽然金银钱飞去，不知去向，后来打听得前世寺化僧在海滩上得了个金银钱，想来就是他了，又不好向他取讨，只得在山门前叫骂。那时化僧到山门口说道：“万笏你为何在此骂人？”万笏道：“你们欺我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”

化僧道：“我们没有什么事情，干连着你。”万笏道：“你们在海滩上得了金银钱，为何不通我一个信儿？你可晓得，是哪个的？”化僧道：“知道哪一个，你若要在此想金银钱，你不要想错了念头，我明日同你到钱将军处去讲是了。”万笏道：“我晓得什么钱将军不将军，只要还我金银钱，我也不怕你们，不与我，我明日再同你讲话便了。”一头说，一头骂，愤愤而去，正是：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

化僧看见万笏已去，回到寺中，取了海滩上得的这个金银钱，在手中翻弄，顿时虚火直旺，满身发热，胸中饱满，思量又要到陷人坑去洗澡。遂带了金银钱走出山门，从弗着街过了大排场，直挺挺要到陷人坑来。你道这陷人坑在那里，原来小人国与大人国交界之处，有一乡，名曰温柔乡，同醉乡、睡乡接壤，乡中风景甚佳，下丘有一块三角田，田岸上一团茅草，中间有一间天造地设的平屋，两扇生我们，陷人坑即在此门之内。其中浅水长流，温暖异常，若有

人在内洗澡，没有一个人不称快叫绝。化僧平日，凡遇了火旺的时节，一时奇痒难熬，常要在这坑中洗洗。这坑原是开辟以来，天地生成的一个纯阴之穴，善浴的可以长生不老，有生生不息之机，不善浴的，往往有溺于此而淹死者。那时化僧到了温柔乡，也无暇细看乡中景致，脱得赤条条，一直进了生我门，钻入平屋之内，翻身跳在坑中打滚，忽起忽坐，东钻西撞，那流水淋头抹脑，遍体爽利。洗了许久，化僧顿时呕恶，腹内的恶痰，尽行吐出，觉道通泰无比，满身也不发热了，胸中也不饱闷了，遂出了生我门，从温柔乡经过睡乡，歇息片时，欲要回转寺来，一路行走，得意洋洋，便口咏一绝，诗曰：单图嘴面弗图身，只重衣衫不重人。

裤子无裆出我大，皮风骚痒骨头轻。

化僧回寺，路上遇了几点春雪，走至山门口，謁僧看见问道：“师父你头上白而且湿的，是什么东西？”化僧用手在头一摸，说道：“嘎，想是雪了。”一同走进山门，未及到殿，忽然想着道：“我在温柔乡一乐，不知不觉，一个金銀钱不见了，我本要到独家村把万笏骂山门的事，告知钱将军，顺便一路去抄化抄化，未知可寻得着金銀钱否？”那时化僧掇转身来，仍旧出了山门，穿街过巷，一路化去，并没有一个出头的人，开缘簿的。看看到没撑浜地方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后面一个大河，来了一个大肚皮的人，先出头喜舍。你道这个大肚皮的人是谁，他姓邛名诡，表字赤国，他就住在这没撑浜里，前面的是个崆山，后面的是个摸奶河。别人家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他只是在那里看空山，守白浪，朝求升，夜求斗，有时街上拾了五升，屋里却不见了八斗。因他家砌了一副倒灶，哪里晓得命里注定，煨行灶，砌了烟冲不出烟，头在灶里脚在灶前，脚踏灶门，心对火，踏尽灶前灰，把个护肚底烧热！弄得烟出火勿着。有人来掇煨了砂锅，更觉火烛无一星，冷气直出，只得在摸奶河边，喝西风过日子。一日穷思极想，思量要寻些野味，也到无天野地去打猎。因不见了猎狗，也不想獐猫、鹿兔，但愿得一只死狗还乡。后来这猎狗回来，看见狗割了尾巴去，闷闷昏昏，回转没撑浜来。在路上从哀窖边经过，拾了一个金銀钱，看去好像黄金铸就的模样，一到手，顿时竟变了铜的。正在细看，却遇见了化僧，在那里化缘，他便把这个金銀钱喜舍与他。化僧见了说道：“贫僧要寻个出钱施主，化两个金銀，这个钱是铜的。”邛诡道：“这个钱拾时却像黄金，到了手就变了铜，你且拿去，看他到底是什么的？”那化僧不知分量，他化了多时，并没有人出头舍他，此时遇了邛诡，与他金銀钱，还要嫌他是个铜的。哪里晓得穷和尚，碰着了极门徒。邛诡的这个钱，还从哀窖边拾来的，亏他是个忽略金銀钱的人，所以与了化僧。那化僧并不在他意中，见了金銀钱，头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正是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那邛诡回转家中，一路又打听得斫狗尾巴的人，乃是钱士命，欲要和他计较，又是三不如。你道哪三不如，力不如，势不如，财不如。只为这三不如，只好含忍在心，然而气他不过，思量修炼些法术，与他斗法，拼一个他死我活，方出得这口冤气。因想起前闻过路人说，西北角黄泉路上，有座蚂蚁山，山中有一破庙，内有脱空祖师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何不拜投门下，学些法术。想了一回，主意已定。遂离了没撑浜，出了没逃城，顺着斜路，问了无数冤枉信，方到蚂蚁山。上得山来，果然有个破庙，山门半开半掩，用绳帮着，名曰绳门。将门一推，呀的一声响，竟自开了。向里一望，人影全无，灰尘乱落，只得走进门去，咳咳两声嗽，无人答应。走至后殿，却有无数好佛，金碧辉煌。蒲团上坐着一个和尚，须根满面，形色干枯。见了邛诡，便将目一睁道：“邛诡你来得好。”邛诡正在东张西望，听得这人叫他名字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因想道此人大约就是祖师，所以未卜先知，知我名字。遂跪将下去，叩了四个头，战兢兢地道：“请问莫非就是脱空祖师么？弟子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师父恕罪。”祖师道：“来得正好，不知不罪。

你今虽诚心拜我为师，但是你生性太笨，何可学得法术。幸亏与我有缘，今夜与我同睡，待我把你聪明窍开了，然后传授。”

邛诡听了同睡，可以开窍，开窍即能传授，快活非常，一一应允。一宵已过，明日起来，在庙中四处游玩，只见中间挂幅立轴，说鬼语，抬头看见上面悬一个匾额，上书“醉隔轩”三个描金大字，旁边铺一张滑榻，榻上挂一顶混帐。祖师坐在帐中，邛诡向他拜了四拜。祖师先教他把头空了，没有了脑子，然后慢慢的教他，怎生可以没得头皮揭得顶，怎生可以抓得雾露做得成饼，怎生可以偷得天，怎生可以换得日，指东画西，又传授他三画两竖的秘诀，把全副本事，尽行教道了他，正是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用心人。

邛诡习学不多几日，一学就会，诸般法术皆精，遂辞了脱空祖师，回转没撑浜来。试演法术，件件皆灵。自觉道痕已深，心中得意，哪晓得贫病相连，顷刻间嘴歪斜，鼻青眼肿，忽然生起病来了。头晕眼花，一步不可行。有时颠寒作热，要死不要活，想来是穷人犯了富贵玻遂宴请了一个说嘴郎中，肩背葫芦，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。走进了邛诡家中，把邛诡一看，见他满面悔气色，诊他脉息，却有些纤筋缩脉，说道：“你的病叫做穷病，这是你自己弄出来的。”邛诡道：“可有什么药吃？”那郎中道：“这个病是目下的时症，有一个神效奇方，服之可以立愈。”邛诡道：“是什么奇方？”郎中道：“尊体内外皆属空虚，立地无靠旁，总要跌倒，必须吃元宝汤才好，但此药难以购求，你若无此药，今生只怕要带疾了。”邛诡道：“先生，此药你的葫芦内可有么？”郎中道：“这是真方，我葫芦内的是假药，我是没有这样好药的。”邛

诡道：“可有什么别法么？”郎中道：“舍此无医，我是去了。”那说嘴郎中，一径飘然而去。邛诡日夜踌躇，终无觅处，幸亏学得脱空祖师的法术，勉强调摄，虽不脱体全愈，而身子略觉宽松。一时想起斫尾巴的人，恨满胸怀，正是穷有穷气，极有极气，他便招兵买马，打造军器，遂自封为展升王，聚集了无数穷人、穷马，日日在摸奶河边，操演武艺，暗暗的打算要与钱士命厮杀，以报斫尾巴之仇。谁知早有个人晓得了，要到独家村去告知将军，正是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不知邛诡的事，先晓得的是何人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回

试利场柴主施威摸奶河邛诡被杀

西江月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白铁生光。贫穷敛迹富轩昂，宇宙一般景况。

殷实人人敬服，数奇个个提防。金多亲戚也惊惶，不枉人生世上。

话说邛诡暗暗的打算，早被一个人晓得，你道是谁，原来就是施利仁。那施利仁急急往独家村来，路上遇着了化僧，也要往钱将军家，一路同行。来至独家村，进了孟门，一径走入自室中，见了钱士命，施利仁道：“将军可晓得有人在那里暗暗的打算，要与将军为难？”钱士命道：“是哪个？”施利仁道：“就是没撑浜的邛诡，为你斫了他狗尾巴，他便授师学道，练得一身本事，聚集人众，将军须要防他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不妨，有我们沓口吕军师在此。”遂向化僧道：“和尚，去杀那邛诡，你肯助我一臂之力否？”化僧道：“当得效劳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想你也因为此。”化僧道：“小僧也有一事告知将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化僧就将万笏骂山门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钱士命道：“我有一个金银钱在他手内，我正要向他取讨，他说不晓得将军不将军，且叫他试试我将军手段。”施利仁道：“将军许他的鹊头，如何处置？”钱士命道：“如今只把硬功去制伏他，何用鹊头。我们且点齐人马，先往教场中操演一番，虚张声势，壮我军威，使他们闻知，先觉胆寒。”便点齐了一班魔倒人马，个个束装，各执军器，率领了多少无名小卒，威风凛凛，离了独家村，往前进发。看看来至狭路上，路旁闪出一个人来，但见：眼眶小，眼皮急，眼儿红，转眼成仇。面盘小，面皮厚，面铁青，反面无情。狗头狗脑，猫手猫脚，眼里不见天，面无四两肉。

这个人手执吮尖屎连头，飞也似地向钱士命面门搠来，钱士命躲闪的快，不曾被他搠着，他人见了一把拿祝你道这个人是谁，原来是下山路柳州人万笏。他为不见儿子万勿着，打听得被钱士命丢在枯井内，忙到井边捞救。拿了一条麻绳尺寸短，再捞也捞不起。他不嫌自己麻绳短，但恨古井深，更觉怒气填胸

，用细工夫，把屎连头吮尖了，练得好像纯钢铁锥一般，要来搠死钱士命。谁知不能搠着，倒被他拿祝那钱士命却认得他，说道：“前日到我府上来，寻鹊头，与了你一个金银钱，如今为何又要来害我性命？”万笏道：“你把我儿子丢在枯井内，岂不是切齿之仇。”钱士命不能回答，吩咐化僧先押着他绑赴教场处斩，我们兵马随后便来。施利仁道：“小的愿往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也罢，你比化僧却谨慎些，你去你去。”施利仁领命，忙押了万笏，绑赴教场中来。

这教场叫做试利场，小人国的人，无有一个不喜欢到此场中走走的。那施利仁押到了试利场，他就装出许多气概，许多威严，正是：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

遂传令两个刽子手，一个叫喜谈，一个叫乐道。施利仁高叫道：“喜谈、乐道，快快开刀，把这万笏斫了。”两个刽子手一齐动手，用力砍去。哪晓得这个万笏三刀斫弗入，四刀没血出。施利仁看见自道：“仗了钱将军的大威，有刀杀得人。”他便自己动手，又谁知杀人场上，有个偷刀贼，个个手中刀，都不见了。一时手足无措，那万笏却洒脱了绳索，一溜烟逃走了。

施利仁正在着急，只见钱士命兵马已到，施利仁遂面说万笏脱逃的事，备细说了一遍。钱士命道：“他既逃走，且慢慢的缉获便了。我们此来，本为操演武艺，等待练熟了兵马，不怕不把那些仇人杀荆”将军一声吩咐，众人各献神通，但只见：扯足顺风旗，掬大旗的，满头大汗；摆成下马威；画极策的，周身泛癩。这答儿兵对兵，那答儿将对将。横搠枪，明枪易躲；使暗箭，暗箭难防。借刀杀人，刀刀见血；乱箭钻心，箭箭上肘。枪搠枪，活的从枪头上碰过来；乖碰乖，逃的尽向乖路里溜得去。丧气垂头的，这里不容；畏刀避箭的，此处休来。

钱士命在试利场上，耀武扬威，其锋锐不可挡。操演已熟，打算要去杀邛赤国。点了施利仁为前部先锋，沓口吕强词为军师，号为门角落里诸葛亮。化僧原是刀将星，点为副将。大队人马，势甚猖狂，有谁敢来犯其锋头？哪晓得邛诡为了斫尾巴的事，不避斧钺，伸出头来惹是非，打从背后与兵杀来。当先一个鸡毛头将官冲阵，被施利仁不费吹灰之力，一刀两段，早已化为乌有。邛诡只得自己出战，你道那邛诡怎生打扮：头戴鬼虎帽，身穿百德衣。手无寸铁，手执苦练剑。脚弗踮地，脚踏朝北斗。背上一个无底罐，骑着一只现世豹。

寒酸抖擞，立在阵前。猛然见试利场中，惊天动地，冲出一员大将，你道那大将怎生打扮，但见他：头戴不乞盔，身穿无交甲。足着一双扶踏履，手执一支拂担叉。肩背松江罩，坐下一匹拂怕玉马。

勇纠纠，杀出阵来。邛诡抬头一看，见那顺风旗上，扯起自泛将军旗号，心中

已晓得他就是钱士命亲到。当时心粗胆壮，今一见了他的声势，到有些伸手缩脚，拿了苦练剑，寒酸抖擞，往钱士命那边杀来，说道：“你无端斫我的猎狗尾巴，你快把金银钱来偿我，万事全休。若然半个不字，你且吃我一剑。”

那钱士命见了邛诡，虽则心中些也不怕他，倒觉有些头疼脑胀，就把一枝拂担叉架住说道：“邛诡，就是杀了你，也只当狗死。

你为这一只猎狗，要想金银钱，如在睡头梦里，你不服气，且试我一叉。”两个在一处斗了一个时辰，穷凶极恶，杀得天昏地黑。战不上三合，邛诡看见抵敌不住，欲要使个脱身之计。

钱士命眼快，要用松江罩罩祝这松江罩原是一件宝贝，若平地被他罩住，就气也不能透一口儿，休想有出头的日子。那邛诡学得脱空祖师的法术，虽然也有些气闷，抓獭弗穿，他便指东画西，暗暗的画符一道，拿出偷天唤日的手段，跳出松江罩来。就把无底罐，抛起空中，将钱士命的松江罩，装入罐内。

这个无底罐，原来也是一件法宝，你道什么法宝，什么东西，一着了手，都要摄入，从来没有装满的时候，所以就是钱士命的松江罩，也不怕他，也竟被他收拾里边去了。那钱士命看松江罩罩不住，反被他无底罐摄去，忙把一枝拂担叉擗去，只听得耳边飕的一声，一枝拂担叉又被他装入无底罐内。此时钱士命慌了，遂高声叫道：“军师何在？”那吕强词闻呼，忙来助战，身边即放出歪丝，密密层层，把邛诡周身缠绕，弄得束手缚脚，不能动弹，趁势夺了他的无底罐。钱士命就收了松江罩，仍把一枝拂担叉执在手中。那时邛诡心中才有些着急，他抬头看见，脱空祖师在半空中看相杀，清风高调，在那里唱山歌，只听得唱道：时来天赐黄金，运退拾着了黄金变了铜，说得破来忍弗过，越奸越巧越贫穷。

邛诡叫道：“师父不要坐观成败，快来救我一救。”脱空祖师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也罢，我还有一副防身本事，却没有教你，付你锦囊一个，把心法传授了你罢。”他便拆开一看，心领神会，即便将身一纵，打了三个鲤鱼翻身，把脚底向钱士命那边一照，与他看了，那时身子觉得宽松，遂得脱身一溜烟，逃回本阵。忙挂出免战牌，按兵不动。

钱士命哪肯干休，不时用力攻打，终是牢不可破。钱士命心中焦躁，施利仁道：“将军须用火攻才好胜他。”钱士命依计，先安排引火之物，四面放起火来，火势滔天。施利仁在旁边，用松香挑拨弄火，宛如火上添油。那些穷人、穷马都是焦头额，抱头鼠窜，自相践踏，几无遗类。邛诡看见火烧到屁股头，只得仍用鲤鱼翻身法，连忙逃走。吕强词赶上，一猛枪擗去，正中邛诡腿上，施利仁上前，又是把他痛腿一脚踢去，他只是忘命而逃。钱士命纵马一直跑，疾忙赶上，看着追至摸奶河边，邛诡走投无路，无计可施。正是没脚奔的时候了

，忽见摸奶河中，歇着一只往渡船，船主叫做烂好人，他幼时有奶就是娘，到得长成，看见胡子就是爷，娘来娘好，爷来爷好。当日揽了一只破船，好在河游荡，顺水推船，随风倒舵，歇在那里。这个又不知逢着什么好处的所在，去安身了，邛诡遂跳上船去。

钱士命赶至船边，众人一拥上前，把船踏沉，钱士命逞势一把拿祝施利仁道：“邛诡你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你如今逃到哪里去！”钱士命将他一刀两段，世上少了一个没撑浜的人，阴司又添了一个穷鬼。好个手段，果然杀得干净，并没有一滴血水，所以不晓得什么血腥气。回去要去捣其巢穴，但见狗干一只，别无所有。钱士命得胜班师，化僧回寺，其余兵马都回转独家村来，顺风旗扯起足十三分，拂担叉高高掬执，威威武武，一路行来，人人敬服，个个心惊。那时正值麦浪迎和，桃风送暖的时候，走热路上经过，忽见阴门首立着一个娇娇滴滴风风月月的女娘儿，钱士命熟视良久，不禁眼化撩乱，身不自主，如醉如痴，心中的意见，恨不得立马抱她才好。正是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

不知这立在门边的是何家女子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富翁醒世录 下 （清）落魄道人着

第九回

施利仁重富贵甘心受辱

墨用绳卖聪明当面倒霉

西江月

只道才酣李饱，谁知掠影捕风。唠叨满口逞豪雄，要把脸皮断送。

一己聪明有限，万般事业无穷。纵然超拔算精通，莫向人前卖弄。

却说钱士命杀了邛诡，路过走热路，遇见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心上欲火腾腾，一双黑眼乌珠射定，又不好下手，心乱如麻，只得勒马回家，草草把这些魔倒人马，论功行赏。施利仁在路上，看见他的情形，口内不言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一到家，遂上前问道：“将军你又有什么心事？”钱士命道：“你晓得我有什么心事？”施利仁道：“将军若不嫌粗俗，情愿唤来服侍将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唤哪一个来？”施利仁道：“就是走热路上见的那个女子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认得她，唤得她来么？”

施利仁道：“认得认得，惟小的可以唤得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果然么？”施利仁道：“小的怎敢撒谎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如此还是备车备轿。”施利仁道：“将军现成有马，何用车轿？”钱士命道：“甚好甚好。”施利仁遂牵了拂怕玉马，兴匆匆去唤那女子。

你道那女子是谁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施利仁的妻子。她母家姓轩，口音有些带格

，因幼时头上生满蜡痢疮，因此叫做轩格蜡娘娘，远近驰名，年纪正在妙龄。钱士命认得了施利仁后，贵人不踏贱地，虽晓得他住在走熟路上，从来没有到过他家中，所以非但这个女子没有见过，连他家的门][也不认得。他家的门儿朝东，在走热路右首，居常门儿半开，里面一个坐地，名曰逢城庐。壁间摆一架桤楮木围屏，名曰桤屏。屏上画几只凤，躲在牡丹花上，美其名谓之牡丹穿花凤，其实叫做栖凤富贵。两旁挂副对联，上联写着：世情看冷暖，下联写着：人面逐高低。

靠屏摆只赤台，左右摆着几只画椅，后面一大间，叫做敛间，敛间进去，就是他家的卧房。那时施利仁奉钱士命的命，带了马来到自己家中，把马拴住，一径至敛间里来。刚值轩格蜡娘娘步出房门，施利仁道：“你方才在门首，可曾看见威威武武的一起人马之中这位钱将军么？”轩格蜡娘娘道：“这样人物，看得人眼儿都红了，怎么不看见？”施利仁道：“快些上马，钱将军叫你到他家里去走走。”轩格蜡娘娘道：“他叫我去做什么？”施利仁道：“知道做什么，无非服侍服侍而已。他家有个金银钱，是否骗了他的回来。马在外面，你骑了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”轩格蜡娘娘便往外就走，施利仁道：“转来，你去便去，钱将军不比等闲，须要小心服侍这位大官人的。”那轩格蜡娘娘笑吟吟的答道：“不劳吩咐。”遂跨上拂怕玉马，自骑马自唱道，从走热路一径往钱士命家去了。正是：贵神抬眼看，便是福星临。

其时钱士命正在自室中思想，看见天色将晚，为何施利仁去了，不见回音。忽见趋炎、附世进来报道：“外面有个女子，骑着将军的马，要见将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不要声张，你收管好马匹，悄悄引她到这里来。”趋炎、附世出去后，不多时，但见这位娘娘轻轻挨进门来，自己掇了一条雕凳，放在称孤椅旁边坐下。钱士命见了真如牛奶沐浴，满身酥，便挽手问道：“宝贝尊姓？”那娘娘道：“识姓可以同居，你姓也不晓得我的，我不好住在这里，我自去了。”

立起身来就走。钱士命连忙拦住道：“你说与我听，我自然晓得。”那娘娘便装出板板六四个面孔道：“奴家姓轩，夫君就是施利仁，闻得你府上有件宝贝，欲要借来看看，所以特地到此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有，有。”

便叫开了库房，取出这个母钱来，双手奉上。那娘娘便微微的笑道：“我自见将军，看得我眼儿都红，想得我面皮都黄，今日蒙将军不弃，喜出望外。”钱士命就同他解带宽衣，睡在那狒鼠绣褥上。那时天色已晚，早已点灯，照见那轩格蜡娘娘，你道她怎生模样，但见：头发是细丝，面孔是粉铺。两只奶奶像馒头，一个背心似玉鼓。两腿若琵琶，两脚七寸多，跷起了一双臭裹脚，屁股片上都有两个笑靥。

轩格蜡娘娘道：“在别人家屋里，羞人答答，像什么样儿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吹息了火，就是自己家里了。”一面说，便同他演了一演肚脐，只听见施利仁的声音来了。钱士命道：“施利仁你且在外边坐坐，不要上肚皮捉奸。”轩格蜡娘娘伸手一摸，不觉吃了一惊道：“将军，真正看你弗出，原来人小龟大，你不要卵大一扶锥，卵小一扶锥。”钱士命道：“这个不消虑得，我岂是不知进退的人，我得一步自然进一步。”遂跷起子半片卵子，那娘娘也便还脚跷，两人在狒鼠绣褥上，厚棉被内，干出许多丑态。哪晓得轩格蜡娘娘正在夹忙头里，登时膀牵了筋，把身子一扭。其时正交半夜，钱士命的卵，却被她撮折了。轩格蜡娘娘道：“将军为何人硬货不硬？”钱士命道：“宝贝，你为何不识，我如今是嘴硬骨头酥了。”轩格蜡娘娘道：“你这种人，空有了金银钱，也是不去银水的，承你与我金银钱，弄得我有钱不爽利，你且与我抹干净了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我只会干正经事，那些咸槽白夹，我不管的。”轩格蜡娘娘道：“你好拔出卵袋，就不认得人了么？”

正说话间，那晓得轩格蜡娘娘年纪虽轻，是一个撒屁后生，却不提防撒了一个屁。钱士命道：“你出了屎了。”轩格蜡娘娘道：“没有出屎，不过撒了一个屁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撒屁要防屎出。”恰值施利仁闯进，走近炕边，把被掀起，只闻得一阵臭气。钱士命道：“施利兄你来掀被头讨屁臭么？”施利仁笑了一笑，两人同下炕来。钱士命就把炕上的一副被褥送与施利仁，他又坐在称孤椅里，抱了轩格蜡娘娘，对口取乐，谁知乐极悲生，正是：隔墙须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

早惊动了妻房习氏，在里面翻天倒海，吵闹起来，弄得油瓶倒，醋瓶翻。看看闹声渐近自室，钱士命听见，暗暗叫苦，遂向施利仁做了一个眼色。施利仁会意，连忙拿了被褥，轩格蜡娘娘藏好金银钱，一同回转走热路去了。他自己也慌慌张张，逃出孟门，在路上闷闷不乐，心中想起两个金银钱，都在别人手内，欲要回家，同军师商议，家中妻房吵闹，又不好回去。

一路思想，来至一个人烟辏集的去处，地名叫做大庭广众之中，中间有一棵大大的梅树，树上开花，树顶上躲着一个明晃晃的金银钱。这金银钱原来就是轩格蜡娘娘拿了回家，到手不多时，已经飞去，躲在这树上了。钱士命看见，认得它是母钱，欲要去取，却是抓弗着搭弗够。正在无可设法的时候，抬头忽见墨用绳，你道那墨用绳在那里做什么？他手中拿了一面遮身牌，在那里卖聪明。耳聋的遇着他被他鬼画符，一会儿，耳躲就听得了。眼瞎的遇着他，被他鬼画符，一会儿，眼睛就看见了。他的法术多端，即此不过略施小技。钱士命见他有这般本事，便上前问道：“墨用绳你见那树顶上这个金银钱，你晓得是我的，你有甚法儿取了下来？”墨用绳道：“若要虚空撮这个金银钱到手，天下的人个个不能，且这棵树，又是树大根深，截不倒的，虽是树高千丈

，叶落归根，等到那叶落的时候，未必就落在将军手内。天下长臂膊的极多，倘或经过此处，未免被别人先取了去也未可知。将军幸遇了我，你且放心，待我行个法儿，管教随手可龇”遂用手向身边取出一把松香，松香上点着火，但见那香烟慢慢的，摆成一个大大的空架子，如天大地大。他便立在架子上，拿这一面遮身牌，往上三指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把邹大美传授的这个没法行起，只看见那棵梅树，平空的连根拔起，唿喇一声，倒在地下。一时跳出无数猴孙，尽行散去。那架子也坍了，身子站立不定，也就逞势跌了下来。

果然好名难出，恶名易出，三三两两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小人国内的人都说道墨用绳为金银钱，在大庭广众之中，倒十一棵大梅树，风声吹到施利仁耳朵里，回家问妻房，知金银钱已不见了。忽听了这个信儿，也到这个地方来看看。见了钱士命问道：“将军他把梅倒了，金银钱在哪里？”钱士命道：“金银钱我已取来藏了，我倒看他不出，他的这面遮身牌，我道寒不挡风，夏不挡雨，要他何用，原来却有这许多妙处。”

便向墨用绳道：“我要问你这遮身牌，你从何处得来？”墨用绳道：“我的本事，是叔父所授，这面牌是我妻子与我的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妻子叫甚名字？”墨用绳道：“我妻子姓单排行第八，叫做单八姐。自从嫁了小的，脚气不好，犯了脚病，一双脚儿折了，如今弄得推推就倒，因此人人都叫他折脚婆娘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改日叫你家折脚婆娘，到我家里来走走。”施利仁道：“只怕使不得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遂辞了墨用绳，同施利仁回转独家村，至孟门边施利仁道：“将军只伯你进去不得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施利仁道：“怕你妻正怒气未消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我今得了这个金银钱，却忘了家中的事，你如今说起，又提着我的心事了，这便怎么处？”施利仁道：“你方才还说叫折脚婆娘到你家来走走，你自己且不好见她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这便如之奈何？”趋炎、附世虽出来迎接，将军听见如此说，也只得面面相觑。施利仁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难道将军不进去了不成，且待小的先走到里边去，探听探听，再作区处，将军你慢慢的也来。”两人遂怀着鬼胎，走进孟门，渐至自室，只听得那习氏在自室中沸翻摇天，骂不绝口。将军听得了音响，连忙溜出，施利仁未及转身，早被习氏一把拖住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没脸面的忘八，你道我们将军势大，你就献穴拉势，自己送上门来谋占人家的鸡巴，你体面不体面，有势没有势？”正是：凭君掬尽西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不知施利仁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回

掩耳偷铃不搜自己房帏
吹毛求疵只觅别人破栈
西江月

惯会说长道短，专工批少评多。返躬自问竟如何，处世谁能无过。逞我自家识见，谈人别个差讹。谁知公论不偏颇，也有人来笑我。话说钱士命的妻子，母家姓习，乳名叫做妒斌，那时拖住施利仁，辱骂了他几句。施利仁道：“将军夫人，且请息怒，房下造府的事，这是将军的意思，与小的全无干涉。将军在外，不信但问将军。”妒斌道：“且唤他进来。”施利仁连忙溜出向钱士命道：“将军请进去，夫人有话。”钱士命心中想了一想，身边取出金银钱，拿在手内，战战兢兢同施利仁走进自室。那妒斌坐在称孤椅里，见钱士命进来，厉声问道：“你干得好事，你知罪么？”钱士命道：“愚夫知罪。”妒斌道：“你知罪为何不跪？”钱士命急忙跪下。妒斌道：“你叫轩格蜡到我家中，施利仁说你的意思，你有什么意思？”钱士命道：“没有什么意思，只为轩格蜡娘娘，身上出金银钱的，所以特地请他到此，夫人请看。”便把金银钱奉上，妒斌笑道：“这个金银钱是她身上得来的么？”钱士命道：“正是。”妒斌道：“如此我也在这里想，叫施利仁你再去唤你妻子到我家里来，但不许与将军同炕，我端正几样小吃，还去叫那沸情里内这一班小娘儿，来唱几只曲儿下酒。”施利仁听罢，犹如得军令，兴匆匆的去了。

钱士命看见妻房如此，他便把金银钱仍旧藏好库内，那库房在自室旁边，门上挂着一个铃儿，若开门时，这铃儿自响，提防最密。那妒斌见他把金银钱仍旧藏好，不见与她，她心中懊恼，暗暗打算，早想下一个计儿，正是：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不多时，只见轩格蜡娘娘已到，同妒斌相见了。随后施利仁领了一班小娘儿也到。那小娘儿都会唱曲，一班共有七个，小名儿唤做喜娘、怒娘、哀娘、惧娘、爱娘、恶娘、欲娘，各样打扮，都进自室中来，各自相见坐下。里面和盘托出端着几碗枣儿汤出来，她们都是吃惯，随又拿出几碗空心汤团，大家吃了。然后又是四个碟子，只见一碟斜斜雄鸡，一碟臭肉，一碟怪肚子，一碟金鲫鱼，缸里上鮪鱼。妒斌吩咐守钱奴，把前日送来的一大坛枣酒开了。两对夫妻七个小娘儿，团团坐下饮酒。欲娘起调，六个小娘随声附和，一齐弹唱，但见：九调十三腔，听去尽是构腔别调。歪嘴吹喇叭，不晓得是铜嘴铁嘴。敲鹰锣鼓也破锣，打边鼓打也破鼓。弹老弦，好像老古班的脚色，做腔调，装出老腔别的声口。吹着七眼笛，碰起大饶钹，一个吹笛，一个捺眼，一吹一唱，押腔押板，转了月害赤脚，不在板眼上。这一个出调，那一个走板，一会儿吹一套

《二犯江儿水》，一会儿唱一只《单吊桂枝香》。

妒斌道：“如今要请教轩格蜡娘娘唱一套老调了。”轩格蜡娘娘扭腔做调，拣几只好曲子，唱了三遍。妒斌道：“娘娘且敬将军一盅。”妒斌叫轩格蜡娘娘一盅一盅，灌得钱士命烂醉。

正在欢呼畅饮，忽听得说单八姐到了。施利仁道：“不要睬他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怎么不要睬她，叫她进来，我们正好同吃。”施利仁领命出外，叫了单八姐到自室中，各各相见，钱士命道：“没有什么吃了，我们有好吃果子，快些去拿。”装好的次豆果子出来，与单八姐吃。口内说着，伸手便去扯单八姐，推倒在称孤椅里，单八姐凭他戏弄。妒斌见了，忙上前扯去单八姐。

钱士命在醉中错认了，用手就把妒斌推倒在称孤椅里，欲要动粗，妒斌怒道：“你眼儿都瞎了，我不是单八姐，岂是好惹的，你要欺我么？”说未完，立起身把钱士命转推在称孤椅里，沉沉的睡去了。单八姐见他们这般光景，只得先自回去。施利仁同妻子一班小娘儿也辞了妒斌，出孟门而走。谁知错了道儿，领到一条独木桥边，小娘儿脚小伶仃，不能过去。施利仁无奈扶了这几个小娘，过了桥去，他方与妻子仍走热路回了。

那妒斌看见众人都散，钱士命仍在睡梦中，轻轻的把他耳朵掩了，将库门上的铃儿偷了下来开了门，取出金银钱，拿去藏在自己房中。钱士命迷迷糊糊睡在称孤椅里，一些也不晓得。

忽听见趋炎、附世进来报道：“外面有个人，手中拿了一件东西，牵着一只走兽，要见将军。”钱士命朦胧问道：“他是什么样人？”趋炎、附世道：“他姓贾，自号斯文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又是什么贾斯文，可厌可厌，且着他进来。”趋炎、附世忙传进这个贾斯文，他见了钱士命，就双手送上假殷琴一只。钱士命道：“你手中是什么东西？”贾斯文道：“这是一张古琴，还是殷朝留至今，名曰殷琴，晓得将军是个知音，所以特来献上。闻得将军府上的金银钱，真是人间至宝，欲求将军赐与学生一观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听得说你还有什么走兽在外？”贾斯文道：“正是。学生久闻将军爱吃带角水牛，寻常走兽恐不合将军之意，觅得一只蛮牛，敬送将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牛在哪里？”

贾斯文道：“不便牵进，现在梦生草堂中。”钱士命同贾斯文踱出自室，到了梦生草堂坐在有主椅上，看了这牛说道：“此牛情性如何？”贾斯文道：“此牛不比凡牛。”

生豆出角，推摇不动，虽然毛面畜生，脚力实大。不脱四脚爬碰，肩膀却硬。牯牛身上拔根毛，本来易事，此牛一毛不拔。撇牛豆不肯吃草，原难勉强。此牛不吃好草，强豆白脑。

也有人来拔豆截角，旁若无人，也要被人牵了鼻豆绳团团转。

钱士命道：“此牛甚合我意，但是有此毛玻”贾斯文道：“并无毛玻”钱士命道：“你不信我指与你看。”便把一口气哈去，一个牛豆几乎被他哈热，吹得牛毛根根竖起，但见毛缝中一片顽皮，皮上斑疤甚多。钱士命道：“此等色泽，总属皮软之故，不算老结，这就是毛玻”贾斯文道：“这不是毛病，是皮里病，若然顺毛捋去，便觉一和细丝，一些也看不出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此牛可有什么好处？”贾斯文道：“此牛能知殷琴，学生若弹时，他便颠豆颠脑，深会我意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试弹与我看。”贾斯文随手将殷琴拢好，对着这只蛮牛，手忙脚乱，弹了一套缠《一枝花》。果然这牛把豆乱颠，你道这蛮牛真个是知殷琴的，不过蛮牛自在在那里摇摆，把豆颠了几颠，贾斯文遂誉为牛善知音，颇通人事。钱士命也不懂殷琴，也看不出他知音不知音，惟觉此牛尚是合意，便道：“蛮牛留在此间，那殷琴我这里用不着。”

贾斯文道：“将军这里不用殷琴，学生自然带回，乞借府上金银钱一看。”

钱士命道：“要看金银钱，且待缓日，此时不便。”贾斯文道：“如此告辞了。”

他便取了殷琴，出孟门而去。钱士命此时酒醒，被贾斯文提起金银钱，猛然想起，回到自室中，向库房检点，并无金银钱的踪迹，心中摸不着是哪里去了，一时胡思乱想，连忙传进沓口吕强词，商议此事。吕强词道：“方才贾斯文在这里，浑了半日，莫非被他偷去了？”钱士命道：“不差。他来献琴，原想要看我的金银钱，所以我不受他的殷琴，谁知仍被他偷去，事不宜迟，快快去追他转来。”遂骑上拂怕玉马，同吕强词紧紧追赶，离了独家村，出逃城，远远望见一块荒田，田岸旁边一所栈房。

那栈房原是古时旧屋不甚华美，小人国的人，尽叫他破栈。钱士命向屋面一望，尽是一些漏洞。吕殉道：“将军你看贾斯文，和一人在破栈中计较事体。”钱士命走近一望，道：“正是，我们悄悄前去。”两人进了栈房，却不见了贾斯文。只见一个人：心高气硬，大刀阔斧，拿得起丢得下，救得人杀得人，每逢路见不平，便肯拔刀相助。

他姓殷名豪，表字雄汉，原籍公行正道人氏，只为一心游学，也是失足落水，飘流至小人国地界。偶尔打了一个哈欠，被一个姓乙名纘，表字展玉，将他舌头割去，所以言语不便。

虽有一身武艺，小人国又无用武之地，因想文不能测字、武不会扞脚，终非为人之道。留心觅得这一块大爿田，此田因小人国的人皆不在意，久远抛荒，其田宽大无比，非一人之力，所能广种薄收，所以独拣了中间腹内一块心田。谁知荒田无人种，一种尽来抢。小人国内的人，粪担往来，也要把屎连头蘸蘸，因此种得稂不稂，莠不莠，弄得未荒先荒。有时种得成熟，便来割切他的稻

坠头，有时做了三石多亩，尽来向他要三糙三光。

殷雄汉思量积谷防饥，得了这一所栈房居住，却被这小人国内的人，弄得七颠八倒，仍然朝无呼鸡之米，夜无鼠耗之粮。其时本同一个人谈心，那个人看见钱士命、吕殉同来，他说道：“非我同类，宜远而避之。”说罢连忙走了。殷雄汉独自一人坐在破栈中，钱士命道：“我望见有个贾斯文往哪里去了？”

殷雄汉道：“我生平从不晓得什么贾斯文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不晓得贾斯文，你还我金银钱便罢。”殷雄汉道：“什么金银钱？”

钱士命道：“我明明看见贾斯文与你的一个金银钱，被你藏过，吕军师随我向破栈中一同寻觅。”钱士命拴好马匹，同吕殉在破栈中各处搜寻并无踪迹，吵得他鸡犬不宁，恼得殷雄汉三尸神暴跳、七窍内生烟。钱士命复问道：“贾斯文到底往哪里去了？”殷雄汉不问情由，便掀住脚踏手打。钱士命虽称自泛将军，一拳来一脚去，怎敌得过殷雄汉的手段，忙叫道：“军师救命。”殷雄汉摸不着钱士命的来意，平白地到他家来吵闹，一时怒气填胸，恨不得将他一拳打死，正是：容情不举手，举手不容情。

不知钱士命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自泛将军无药可治脱空祖师有法难使

西江月

刻薄以为能干，奸刁乃算玲珑。为人忠厚欠年凶，时下别名无用。

趁他十年鸿运，使我片刻威风。看来总是一场空，堪叹浮生若梦。

话说钱士命被殷雄汉揪住，恨不得一拳打死，心中着急，忙叫军师救命。那殷雄汉正要下手，只见沓口吕强词口中念念有词，身边放出歪丝，将殷雄汉缠倒在地，密层层缠绕在身，弄得缚手缚脚，一些儿也不能活动。钱士命道：“你如今尚不还我这一个金银钱么？”殷雄汉道：“我晓得你什么金钱，你向人索取，也要有个道理，你仗了吕强词的伎俩手段，欺人太过，别人怕你，我殷雄汉不怕你的。”钱士命吩咐军师把歪丝用力绕起，将他咽喉逼紧，缠得浑身扁扁伏伏，眉不能扬，气不能吐。此时殷雄汉气短，看看将死，钱士命向吕殉道：“此等人不可留在人间，何不早灭其迹。”遂于大冢田内，掘地三尺，把殷雄汉提起放下，活活的埋没泥中。殷雄汉本来耕种心田，在家无事，一旦遭钱士命之手，死于非命。正是：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钱士命同军师重进破栈中，寻觅金银钱，仍无踪迹，便上了马，对吕殉道：“殷雄汉虽死，贾斯文和金银钱仍无着落，如之奈何？”吕殉道：“贾斯文想来与李信、时伯济是一流人物，拿了一个，那两个就有着落了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我久欲灭此李信，追捉时伯济，如今须要四面寻拿，我与你回去，多差几

钱士命同军师重进破栈中，寻觅金银钱，仍无踪迹，便上了马，对吕殉道

：“殷雄汉虽死，贾斯文和金银钱仍无着落，如之奈何？”吕殉道：“贾斯文想来与李信、时伯济是一流人物，拿了一个，那两个就有着落了。”钱士命道

：“我久欲灭此李信，追捉时伯济，如今须要四面寻拿，我与你回去，多差几

个人，着他用心细访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走。正走之间，只见半空中曜日增光，金盔银甲，圆面方眼，明晃晃落下一个人来，厉声向钱士命说道：“俺乃上界金银钱福神是也，专管人间子母金银钱，操予夺之权。俺今在前世寺化僧手中收取一个子钱，付你暂时执管。”钱士命接在手中，同吕殉纳头便拜，站起身来，那尊神就不见了。钱士命道：“这个子钱原是我的故物，自从那日付与万笏做押之后，不知去向。”吕殉道：“从哪里得来的？”钱士命道：“这钱是时伯济落在海中，我将母钱引来的。今幸钱神有灵，还我故物。但不知母钱，今在何处？”吕殉道：“拿了贾斯文，自有金银钱下落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不觉已到孟门边，钱士命踱进来到自室中，坐在称孤椅里，把子钱细看，心中暗想：这个金银钱，再大些好了。心未想完，忽见那金银钱登时大了，立起宛如月洞一般，这钱眼之内，竟可容身。钱士命看见，欢天喜地，手舞足蹈，在这钱眼中钻来钻去，玩筋斗耍子。身子正在眼中觉得钱眼渐渐收小，忙将身跳出，那金银钱已变小如旧。钱士命道：“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果然是个宝贝。”随即藏在库中，一心又想那母钱，无日不同吕强词商量要去灭李信，访拿时伯济，追捉贾斯文，图得母钱到手。朝思暮想，他哪里晓得两个金银钱，都在他家中，自然财多身弱。忽一日钱士命霎时肚肠痛，自己不知胸中脂肝百叶，怎生在里面，一双眼睛，反插在头骨内，来往人头，多不认得。妒斌却不在他心上。钱百锡又不在家中，只有两个趋炎、附世在旁服侍照看。但见钱士命露出胸中，良心发现，心头推起一团形状，色泽如炭团无二，不晓得他生的是什么外症。正在毫无主张时候，门前来了一个摇虎撑的，肩背着葫芦，就是从前医过邹诡的说嘴郎中。趋炎、附世忙请了他进来，陪他到自室中，看了钱士命的病症，说道：“我有上好膏药，贴之可以立愈，快拿一盆炭火出来。”二人即掇出一盆火来，摆在中间，他便在葫芦内倒出药来，在炭火上熬成膏子，取出一块七歪八扭的歪摆布，摊成一个火热的膏药，擗在钱士命心头，那一块炭团相似的患处。谁知钱士命的皮肤老结，热膏药一时竟有些擗不上。那郎中将手按住不多时，钱士命就开口说道：“先生，我腹内的心好像不在中间，隐隐在右边腋下，不知此种膏药，可擗得好否？”那郎中道：“我是外科，只会医皮，那里面的病症，须要请内科医治，我是不懂的。”

钱士命遂吩咐将钱三分七铜八铁的银子，封了一封送与那郎中。

那郎中就当面折封，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我不要谢仪，只要借你府上的金银钱一看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要看金银钱，此时不便，须得我病体痊愈时，然后拿与你看便了。”郎中听说只得背上葫芦出门而去。

那趋炎、附世两个商议到各处去寻访内科，寻到了没逃城外，有一个姓熊，他无名无号顺口儿叫做熊医，不去人的病，不伤人的命。请到家中，看了钱士命

的心头，诊了脉息，告知腹内的缘故，那熊医道：“将军贵体定然未病先服药，一向调理，用何药物！”钱士命用手在空架子上拿出一个丸方来，递与熊医道：“先生请看。”那熊医接过手中，冷眼斜视，但见那丸方上开着：烂肚肠一条，欺心一片，鄙吝十分，老面皮一副。右药掂斤估两，用蜜煎砒霜为丸。如鸡卵子大，空心汤送下。

那熊医看完，向钱士命道：“此方叫做一定滋生丸。将军这病，就从平素调养上得来，日积月累，病根已深。医家治病，从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将军的病在心里，自古道，心病还将心药医，我有个老方法，可以治得此病，但恐将军胃口不对，喉咙中一时咽不下去。要用：好肚肠一条，慈心一片，和气一团，情义十分，忍耐二百廿个，方便不拘多少，再用芎汁一大碗，煎至五分，这叫做一帖平稳散，方便可服。将军你自家有病自家知，急将此药方好好留心调理，或有转机，倘再因循，将来成病没药医了。”熊医开完方子，辞别而去。趋炎、附世忙乱，勉强配齐药料，就在那一盆火上煎好，用一只假磁杯盛了，递与钱士命。钱士命接来呷了一口，果然胃口不对，咽不下喉咙，登时呕恶吐了满地，遂将旧存丸药，吃了一服，喉咙中便觉滋润，因此仍服旧药。又服了几天，初时腹内的心，尚在左边腋下，渐渐的落将下去，然一日霎时泄泻，良心从大便而出，其色比炭团更黑。钱士命着急，叫趋炎附世在外边访闻名医，有能治得此病，愿将金银钱一个作谢。

这个风声吹入脱空祖师耳朵内，他便离了钻天打洞，带了石灰布袋，驾起云头，来到独家村孟门边站立。趋炎、附世看见问道：“祖师何来？”祖师道：“闻得你们将军心不在肝上，我有移东补西之术，管教他病体顿时痊愈。”二人禀知钱士命，出来说道：“将军说要与祖师言明，若治得病好，自然把金银钱作谢，否则莫怪。”祖师道：“我的法术无往不验。”遂请到拂中厅上坐下，就于拂中厅内结起一个海外奇坛，它上边供着一尊骗神财佛，桌上排列木猪木羊一对，居中空架子一座，上插极划尺一根、十炼剑一把，离旗一面，中间摆了一个稳瓶，将钱士命大便中落出的黑心，装在瓶内，旁边竖着一根棒槌接的幡竿，挂起蓝幡一对。他头戴泥箬帽，身穿紫蓑衣，先念了一卷《累助经》。然后请出钱士命，掇了一只有主椅，坐在坛前，将一个炭箕帽子戴在他头上，哈口气，把钱士命的头皮，摄了下来，放在稳瓶内，研了椒酱，同黑心拌和，又将一个泛供盛了稳瓶，脱空祖师顶在头上，左手伸开花手心，右手仗了十炼剑，解开石灰布袋，蘸上石灰，指东画西，画了满地石灰，口中说出天书，念念有词，做出偷天换日的手段。但见钱士命好像捆来当死的样子，头不摇眼不杀，欲要将瓶中的黑心，弄软从顶门装入里内。哪晓得钱士命天生老结，不能轻易纳入。祖师一时失手，泛供跌穿，稳瓶打碎，一齐跌在地上，身

上石灰沾了一屁两肋肋。钱士命叫道：“我头脑子胀得哼，快把帽子除了下来。”脱空祖师见破了他法，立起身来就把炭箕帽子替他除下，说道：“将军身体真是无法可治，只好带病延年的了。

我如今也不想金银钱作谢，只求借我一看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的法术无效，我的金银钱也不用看它了。”脱空祖师听说，默默无言，他来时原想金银钱到手，所以为他说法，谁知法术不灵，看也不能看一看，只得懊恨而去。

钱士命看见脱空祖师去了，遂走进自室，向吕强词道：“脱空祖师原是邪术，徒然作法，哪里治得好我的心病，到弄得我头脑子胀。我如今要问军师法术多端，可有甚法儿治得此症？”吕强词道：“将军不问小道，小道不敢妄谈，将军若问小道，小道倒有个绝妙的现成方儿在此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什么现成方儿？”吕师说道：“这个方，就是熊医所说的心病还将心药医。眼前道理，他一时悟不出，故能说而不能行。将军你是心中不足的，今黑心尚在，何不用安心丸一丸、软口汤一盏，同黑心服下，只要把那心窠填满，病体自然全愈，这岂不是绝妙的现成方儿？”钱士命忙吩咐趋炎、附世备办药物，二人答道：“黑心可要将它洗一洗？”军师道：“不可，若是洗了，将军就咽不下了，即使咽得下去，亦不能仍归故处了。”二人即便端来安心丸，煎好软口汤，把黑心一齐摆在钱士命面前。钱士命要紧自己病好，拿来一口吞下，但觉那黑心从喉间一滚直满两腋，横在一边，外面腋下皮上，仍旧起了一个块。命趋炎、附世用手轮挪，再挪也挪不散，竟似铁铸的一般，坚硬异常。

钱士命此时倒觉得身子宽松，胸中爽快，向吕强词致谢道：“军师妙法，果然与众不同。我今依旧踢得枪使得棒，一心只想这个金银钱，总要灭那李信，访拿时伯济，追捉贾斯文，军师你有何高见？可遂得此心。”吕强词道：“将军一面自己领兵剿灭李信，一面着几个豪奴四处访拿时伯济、贾斯文，待小道作起法来，管教一鼓而擒。”钱士命遂吩咐几十个豪奴向各路分头而去。他自己骑上拂怕玉马，手执一枝拂担叉，趋炎、附世跟随背后。吕强词在后，也领了一枝兵，离了独家村，望前进发，正是：烦恼不寻人，自去寻烦恼。

不知钱士命此去何如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钱愚心虚求佛化僧胆大弄鬼

西江月

自古盛衰难测，从来天运循环，有谁保得百年安？且慢肆无忌惮。

务要设身处地，还该体贴包涵。须防自己犯交关，也被旁人谤讪。

话说钱士命同了吕强词、趋炎、附世领兵要灭李信，出了独家村，望前奔去。

行不上几里，抬头忽见一个娘娘，远远走来，钱士命看见说道：“好了，时伯

济便有着落了。”那娘娘走至面前，钱士命道：“你前日放走了时伯济，如今要到哪里去？”

快快还我时伯济来。”那娘子道：“我在前世寺里烧香转来，不晓得什么时伯济！”钱士命听说大怒，就将金银钱抛在空中，顷刻变大，望着那娘娘落将下来，没头没脑将那娘娘登时压倒即死。你道这娘娘是谁，原来就是当日时伯济逃走时，在他家躲过的柳娘娘。可怜一条性命，只为一言不合，遂遭钱士命之手，死于金银钱之下。钱士命遂收了金银钱，吩咐将他尸首拉在大塘路上，仍旧引兵前进。

朝行夜宿非止一日，看看来至大排场，霎时间钱士命头重脚轻，连人和马滚倒在地。吕强词忙住了马，慌忙扶起道：“将军苏醒，为甚这般光景？”钱士命慢慢醒来，答道：“为压死柳娘娘，用了一用金银钱，一路思想，忽然从那挪不散的块上痛起，周身肉疼，不觉一时晕倒。如今虽醒，那个块上还是痛甚。”趋炎、附世道：“将军且请收兵回去，再作计较。”

钱士命遂上了马，正欲回转马头，忽听得远远地有人喊道：“将军心虚，何不到敝寺中去求佛保你，立时痊愈。”钱士命待那人近前，定睛一看，却原来就是前世寺内的化僧。钱士命道：“我肉疼难熬，正欲到寺中来求佛。”化僧道：“寺中佛菩萨无求不应，将军求佛，病好仍可用兵。”钱士命引了众人，一径来到前世寺里，一应人等在外伺候。钱士命独自一个走进山门，化僧引了来至大殿，但见：中间一尊威灵显赫，手中有佛；左首一尊自道神佛，大模大样；右首一尊一袋神佛，作威作福。大耳菩萨，自由自在；救命皇菩萨，救苦救难；欢喜大师，形像俱无；五方筵圣，须眉毕现。五逃七煞，五虚六耗，尽是凶神恶煞；退财白虎，倒运黄龙，无非一类神祇。虽然泥塑木雕，真是神光佛现。

钱士命跪在手中有佛面前，抱住了脚，苦苦哀求。化僧道：“将军，你闲时不烧香，急来抱佛脚，可知道该死的众生，佛也不渡，你须要去求救命皇菩萨，自有应验。”钱士命立起身来，满殿走去，见了大佛磕磕拜，见了小佛踢一脚，拣佛烧香，独向救命皇菩萨案前，暗中祷告：伏愿治得肉疼病好，捉得那几个仇人，弄得那母钱到手。拜了几拜，才能起立，辞别了化僧就走。化僧道：“肉疼病好，须要将金银钱来佛前上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我今痛得越觉利害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走，出山门骑上拂怕玉马，领了众人，仍旧要灭李信，捉拿时伯济和贾斯文。

离了大排场，把马一直跑去，经过闲界地方，路旁有个山嘴，不提防那个挪不散的块，刚刚碰在那爬角嘴上，钱士命大痛叫苦，把马勒祝忽见一个人冷眼斜视，立在钱士命面前，说道：“将军休慌，你要肉疼病好，我有治法，马上可

以痊愈。”钱士命细看那人：割眼跷须，玲牙俐齿。手执软尖刀，胸藏绵里针，肩挑靠壁柴，腰挂野人头。

钱士命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家居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姓刁名钻，表字转弯绰号暗老虎，家住难交开口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果然治得我肉疼病好，愿把金银钱来谢你。”刁钻道：“请解开胸前，待我动手。”钱士命遂露出了那挪不散的块。刁钻取出绵里针，在那块上用力一刺，钱士命叫声“啊呀”，只见那块上溜溜的出了一些血。刁钻道：“你还要肉疼否？”钱士命道：“痛极痛极。”刁钻道：“休慌。”复拿下软尖刀，疙瘩一声，齐根割去了这块肉。钱士命叫声“罢了”。刁钻道：“你如今疼也不疼？”钱士命道：“不痛了。”

刁钻遂藏了绵里针，收起软尖刀道：“将军乞借金银钱一看。”钱士命道：“现在不便，且待我回家之日交看便了。”刁钻跟着同行，钱士命仍然领着前进。不多时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将军请下马来，我是邛诡的兄弟邛汉，表字百惯，家住强撑浜里，自幼从墨用绳为师，学得扯别人的被头，盖自己的脚，倒也可以陇过去。近来陇得赤脚地皮光，身上寒光，缩鼻涕弗上，一个鼻孔里出气，弗知香臭。欲求将军讨些绵拈拖，做件绵衣穿穿，还要借金银钱一看，依便依，不依还我家兄的命来。”钱士命听了，只做不闻，把马一直跑过，正是：将军不下马，各是奔前程。

钱士命一心要灭李信，捉拿时伯济和贾斯文。那邛汉的言语，怎肯理他，只顾望前奔。远远看见树林中有座庙宇，阴风荡荡，惨雾蒙蒙。刁钻上前说道：“将军去庙中走走如何？”

钱士命道：“我从来见佛拜佛，且把庙门推开，待我看看神道。”

刁钻便把庙门开了，钱士命定睛看时，真是捉得鬼出，向外说道：“为何上庙不见土地？”刁钻道：“人在神不在，将军且进门去看是如何？”随手挽了钱士命，下马同入庙中，但见居中摆着一尊鬼张炉。刁钻道：“将军有炉在此，何不烧炷好香？”

钱士命叫趋炎、附世备了万炷香来，放在炉中烧起。只听得四面鬼声，隐隐香烟绕处，引出无数鬼来。原来这庙就是当年时伯济被温六公挽入的鬼庙。钱士命看见鬼影，忙奔出庙门，飞上拂怕玉马，吩咐吕强词把刁钻捆起，将他丢在一边，他仍领兵前进。那晓得庙中的鬼跟了他行，耳边但闻鬼声，眼前只见鬼影，那挪不散的块根仍旧心疼，所以不敢停留，把马一直跑，传令打收兵锣回去。一心归路，慌忙回转独家村，进了孟门，藏好金银钱，肉疼反觉利害，耳边鬼声叫得越狠，眼前鬼影来得越多，鬼中隐隐有那邛诡在内。钱士命更觉心虚。趋炎、附世各自走远。即与吕强词商议，亦无法可治。口中只叫得救命皇菩萨，正是：势败奴欺主，时衰鬼弄人钱士命肉疼鬼闹，正在无法可治的时候

，只见前世寺内的化僧无人通报一径直至自室中，见了钱士命问道：“将军肉疼，谅来痊愈，几时到敝寺中来，将金银钱佛前上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你进来看见，我家中有鬼么？”化僧道：“鬼是有几个，亦无大害。”钱士命道：“自从离了宝刹，经过鬼庙，被刁钻挽入庙中，烧香引鬼，叫众鬼跟扰，我的肉疼倒觉利害，闹得家中毫无主意。”化僧道：“将军放心，从前小僧看贵府上有团黑气，应在今日，虽然已扫去垃圾，只可恨那无形的垃圾，终究未除，所以有此鬼串。如今将军只要把金银钱付与小僧，小僧有了金银钱，那些鬼就可驱遣，将军病体，何愁不愈！”钱士命道：“和尚果然捉得鬼去，治得病好，自然把金银钱来佛前上供，决不食言。”化僧道：“不是小僧要这金银钱，若是不拿金银钱作法，诚恐神术不灵。”钱士命道：“快请设法，还你有钱化。”

遂走出自室，在梦生草堂中结起佛坛，供一尊费佛，念了一篇《百正经》，口中二神，手中弄鬼，眼内见神，手内捉鬼，浑了一会，跪在佛前，高声朗诵，念道：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告知众鬼，众鬼听者：大凡地头无鬼不生财，地头无鬼不生灾。鬼作乐，鬼开心，切勿鬼眉鬼眼；搭鬼棚，做鬼戏，休要鬼张鬼望。这些死鬼，速速走开，将军是善人恶鬼。鬼搭搭，鬼打浑，无非是闲神野鬼，活二倒鬼，法名忽起鬼阵头风，听鬼话，上鬼当，钻入鬼巢路里。青面孔，绿髭须，在此浑闹一场；神摇头，鬼缩退，从今勿入此门。

化僧祷告已毕，又念了三声救命皇菩萨，遂立起身来。但见无数的鬼脸，奇形怪状，团团围住了化僧。化僧虽然胆大，一些不怕，无奈法术不灵，一个也不能退去，果然无法可治。

走进自室，向钱士命道：“将军勿惧，小僧回寺再求救命皇菩萨去也。”钱士命未及开言，化僧已自走了。钱士命家中鬼声杂出，鬼脸满屋，肉疼不止，病体沉重。睡在炕上，朦朦胧胧，忽有个人立在面前，仔细看时但见他：面白如银，面纹如线。跷头跷尾，两耳有边无沿。年纪五旬左右，出身注在胸前。蓬户不肯光降，穷鬼哪能看见。

那个人向钱士命说道：“将军你有病似无病，无病似有玻你的病，好像不好，亦好像似好。因你皮里走了油，且受了绵里针、软尖刀重伤，非我不能救祝鬼亦易退，惟邛诡的鬼，乃是善人恶鬼，非我不能退去。”遂用手在那挪不散的块上捏了一把，钱士命出了一身冷汗，块根顿时平复，又复用阳沟水在各处洒了一洒，那些鬼祟顷刻阒然无迹。钱士命喜出望外，便问那人是何等神佛。那人道：“我与金银钱福神同部，乃救命皇菩萨是也。”钱士命听说，大惊，如梦初醒，定睛细看，那人忽然不见，正是：药医不死病，佛渡有缘人。钱士命遇了救命皇菩萨，从此精神胜旧，遍体爽利。骄奢的念头复起，遂传令

吕强词、趋炎、附世一同领兵，要捉李信、时伯济和贾斯文等三人。骑着拂怕玉马，提了拂担叉，一路耀武扬威，滔滔滚滚而来。行了半日，到了一家门首，但听得里面鸡鸣犬吠，檐前挂一只叫落画眉，门上有副对联，上联写着不识字个斯文弟；下联写着无铜钱的财主家。望见门内有个人，困在铁铲中，捏了鼻头在那里做梦。正是：入门休问荣枯事，但看容颜便得知。

不知其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时伯济时运来前后一人名顿改

小人国大人国高低两地各攸分

西江月

落运运通可待，失时时至堪期。泰否否泰自然机，幸勿自为骇异。

善恶本非一辙，贤愚原是一岐。所争无过在几微，须要慎其趋避。

话说钱士命在一家门首经过，望见门内一个人，困在铁铲上，捏了鼻头在那里做梦，梦见他亡故的乃兄，对他说道：“今日钱士命来家，须要借他金银钱看看，人若无钱，阳间之大难不能错过。”醒来抬头，果见钱士命正在门外，忙在铁铲上爬起，奔出门来道：“将军前来，途遇不便，今日想是送金银钱与我看，或是晓得小的困来，送枕头与我。请将军下马，将军若要知李信的所在，小的不知，若要知时伯济的踪迹，小的曾经遇过。亲历其境，他在安乐堂居祝”钱士命仰面远视，见他的容貌生得来：眉若脑，嘴落须，满头柴屑，一嘴糊涂。

钱士命正要开言，只见门内奔出一个刁儿，哭哭啼啼，望钱士命怀里扑来，似欲要他抱的意思。钱士命是抱弗哭男儿的人，怎肯理他。爬上身来顺手将他一推，可怜一个刁儿，脑浆迸出，死于马下。钱士命便把缰绳一放，纵马跑去。那人恼羞成怒，手执鬼头大刀，骑一只蹩脚骡子，赶来要杀钱士命。无奈手臂短，汗毛也不能拔他一根，却被趋炎、附世帮助钱士命一把拿住，捉在板凳头上，一刀两段，正是：用情恐有失，执法永无差。

钱士命识见高明，将那人杀了。你道那人是谁，原来是没撑浜中的邛汉。这邛汉果然百会百穷，他为人件件皆能，又是般般不晓，也曾在七国里贩牛，八浜里贩马，又在安乐堂遇见了时伯济，要向他借金银钱看。时伯济回他金银钱已经失落海中，只剩得一双空手。邛汉不信，因此与时伯济面和心不和，知道钱士命要捉他，欲想借钱士命的金银钱看，所以将时伯济的来踪去踪告知钱士命，哪晓得钱士命反将他杀在板凳头上，正是：趋差算得罪，为好反成隙。

钱士命晓得了时伯济的消息，一径来到安乐堂，却又不見时伯济。另外添拨了几个豪奴，分头着紧四面搜寻。那知时伯济自从大井田破栈中，同殷雄汉闲谈

，见了钱士命，远避至安乐堂作寓，与李信总不肯疏远。那日忽遇了邛汉，向他借金银钱，一言回绝了他。只听得小人国内偏地的多要拿他，他堂堂六尺之躯，立脚不住，竟无存身之所，欲要埋名隐姓，小人国内的人，认识的居多，必须逃出小人国界。慌慌张张正走之间，忽见一只邪狗，向他乱咬。时伯济道：“狗呀狗，你欺人太过，你一见衣冠齐楚的人，便不敢做声，或摇尾而求食。你见我极穷人，就作如此形状。我看你小小狗儿声气倒大，然究非人类，我也不求计较你。”那狗不慌，仍是大声疾呼。时伯济佯佯走开，欲远离小人国地界，脚步不敢乱站，一心要向正经道路上走。看看走至下山路地方，一时口渴思饮，恰遇着了万笏。那万笏打一个哈欠，刚被刁钻用软尖刀割去舌头，含了满口鲜血，望时伯济身上喷来，手内拿一碗咸卤汤，递与时伯济。时伯济渴不择饮，正是路极无君子，接来一口呷干，口中越渴，连忙远避。又来到一个去处，看见居中一口大井，名曰市井。时伯济想欲汲水解渴，哪晓得吊桶又落在井内，只得一径过去，且到前途再做商量。朝行夜宿，行了几日，仍是小人国地界。又看见一个人手拿软尖刀在一家门首戳燕鸟巢，回头见时伯济，便微微的冷笑道：“时伯济，你时伯济三字正是远近驰名，家喻户晓，难得难得。”时伯济听得只一心走路，却不理他，一路打听，知他就叫做刁钻，好不惊骇。穿街过巷要远离小人国界，谁知道路曲折，常要走错，仍在小人国地面缠绕。心中踌躇，忽见一个圆面方眼的人，向时伯济道：“你时伯济三字，断不可再提，你姓不可改，名与字却可改得。今走路宛如搬家一般，来来去去，身无定所，倒不如就叫做时运来，单名唤了一个来字罢。”时伯济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我自今可叫时运来了。”转眼却不见了那人，他仍自忙忙前进，急欲远离小人国界。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，早望见前面茫茫大水，无边无际，好一个大河。行至河边，但见那河中：虾弗跳，水弗动，果是平和水港。虾亲眷，蟹朋友，常是来来往往。有时鱼来网凑，有时自投罗网。这边蛤蚧相争，渔翁得利；那边三日扳罾，四日施网。鳅鱼里常要拣出鳝来，鲢鱼也有三条肚肠。鲈鱼吊白鱼，有躲闪的不来上钩；淘混水捉鱼，狼心肠的撒他一网。买腌鱼放生，不知死活；捉死蟹过日，岂无漏网。涉此境风吹浪打，到此地经风经浪。

这个河就是摸奶河，时伯济来到此处，无路可走，在河边观望。只见一个人左手捉着一个蛟蛇蝎蜈蚣，右手拿了一个泥濯竹管，在地上打草惊蛇，惹动毒蛇巢，游出一条诈死赤连蛇来。

他打蛇打在七寸里，动也不动，只是无头无脑，他说道：“蛇无头而不行，想来是一条烂死蛇，谅不咬人。”就拿在手中，当做鳝弄。时伯济问道：“你要这蛇何用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要合毒药。”时伯济道：“毒药治何病症？”那人

道：“以毒攻毒，毒药即是刀疮药。”时伯济道：“刀疮药虽好，不割为妙。”话未说完，只见那人被蛇毒气攻心，七孔流血，连那蛟蛇蝎蜈一齐滚入摸奶河中去了。正是：福善祸淫天有理，情轻律重法无私。

你道那人是谁，原来就是说嘴郎中。他平日用药，医死了人，所以如今亦自死于药。时伯济见了心酸，信步行来，只听得耳边琴声隐隐，走近几步，但见面前几棵黄连大树，树底下有个人在那里操琴，抬头见了时伯济便道：“我看你文质彬彬，莫非是时伯济么？”时伯济道：“我不叫时伯济，我叫时运来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明明叫时伯济，可晓得钱将军足食足兵，领兵要灭李信捉拿你我。在路上忽然心不在焉，所以半途而废，回转家中，鬼闹了几日，幸遇了救命皇菩萨，如今弄得不亦乐乎，仍旧领兵在外。你有金银钱，借与我看，我便隐恶而扬善，否则就拿你去，献与钱将军。”时伯济听说，只不睬他，佯佯走开。那人趋蹌上来，一把拖住道：“金银钱到底有若无？我和你到了此地，横竖都没有去处，倒不如一同下河去罢。”硬要拖人下水。时伯济洒脱身子，飘然远避。那人急急趋来，却不见了时伯济，刚撞着了自汛将军的人马阵前冲击。钱士命骑着拂怕玉马喝道：“贾斯文你偷了我的金银钱，原来逃在此处。”贾斯文未及辩言，便被一枝拂担义戳来，贾斯文把殷琴架祝战不上三合，贾斯文手足无措，连忙躲去，已经面皮削尽，战死在六尺地上，正是：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时伯济在摸奶河边，亏得闭口深藏舌，悄悄的避在一边，远远看见钱士命杀了贾斯文，只听得一声号令吩咐齐心去灭李信，捉拿时伯济。忽见有豪奴来报说：“家中有贼，请将军回府。”那人马就渐渐的去远了。时伯济方才走出，仍在河边观望，想来必要渡过此河，才离得小人国界，又无船只可渡，又无陆路可通，立在河边等候船只。遥望见彼岸地形甚高，正在猜疑，不知是何地方，忽见李信站在面前，说道：“你若要渡过此河，须耐心守候。你在此处，终是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爷娘。”时伯济道：“那高处是什么所在？”李信道：“那高处就是大人国地界。”时伯济道：“大人国的风俗如何？”李信道：“那大人国的风土人情，与小人国正是大相悬绝：地土厚，立身高。无畏途，无险道。蹊径直无曲折，由正路居安宅。人人有面，正言厉色。树树有皮，根老果实。人品端方，宽洪度量。顶天立地，冕冠堂皇。重手足，亲骨肉。有父母，有伯叔，有朋友，有宗族。存恻隐，知耻辱。尊师傅，讲诵读。大着眼，坦着腹。冷暖不关心，财上自分明。恤孤矜寡，爱老怜贫。广种福田留余步，善耕心地好收成。果然清世界，好个大乾坤。

时伯济道：“如此所在，隔着茫茫大水，怎能过去？”李信道：“若风头顺，片刻可到，若风头不顺就是经年累月亦不能傍岸，甚至终身漂泊也无人知道

的。”时伯济道：“即我今日，怎生可以渡得过去？”李信道：“你在此处站住了脚，且立定脚头，切不可胡行乱走，须要待时而动。”时伯济道：“小人国与大人国除却此河，还有别路可通否？”李信道：“路径虽多，你既到了此地，不渡此河，如何能到大人国去？”时伯济心领神会，只在摸奶河边耐心等候。朝踏露水夜踏霜，不知守了多少日子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。天若下雨，只好借人家的房檐躲雨，情不自禁，不觉两泪交流。房檐内人见了道：“你有眼泪往别处去哭。”又只好淋在雨中。所遇摸奶河边的人，都是等类。那有眼力的人看见那河中，也有背水纤的，拽瞎纤的，也有逆风掉棹的，也有逆水里撑篙的，纷纷不一，傍岸的少，淹死的多。眼中不知沉没了多少人。时伯济呆呆观望触目伤心，回头自想，看那些光景怎能有渡河的日子，只好和这些人一同淹没的了。口也不开，做哑装聋，垂头丧气，站在河边，哪有人来睬他。忽见河中来了一个小船，随风倒舵，顺水推船，在河中旋转。船上一个人远远的叫道：“河边人，要渡你过去，你站在此处，河水一涨，就要淹死的了。”时伯济不敢做声，仍是闷闷昏昏，且形如木偶，正是：假作痴呆汉，权为懵懂人。

不知河中叫唤的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时伯济得时便得济钱士命要钱不要命

西江月

量大福来也大，机深祸至亦深。放宽些子耐三分，处世勿为己甚。

市井锱铢必较，达人富贵浮云。任凭世俗乱纷纷，凡事总由天定。

话说时伯济在摸奶河边听得河中有人叫喊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烂好人，倘逢潮涨，只好在摸奶河余来余去，谁来救你！”

今日与我有缘，待我渡你过河。”时伯济听得此言，喜出非常。

哪知此人自己的舵尚拿不稳，哪里还救得别人。只见他的船在河中旋转，霎时间人船形迹俱无。时伯济见了心中反觉不安，承他一团好意要来救我，却先自沉没，凄凉满目，哽咽难言，惟拼一死或有生机，耐心守候，听其自然而己。

忽见河面上远远的有一座高山推来，辨不出是何大物，看看渐近，却原来是一只大船。那大船：钉线密，板片厚，不比钉稀板保容得人，载得物，才见阔大宽宏。惟厚能载，惟大能容。若无若虚，不分大小皆容纳；宽兮绰兮，无拘曲直尽留藏。有头有尾，庸人看不出他长短阔狭；无遮无掩，旁观望不见他美恶精粗。平平而过，虽有风波不险，何虑倾覆；缓缓而行，即遇顺风不使，那肯颠狂。行来郑重规模大，体度雍和气象尊。

这只船果然是一个好船，常在河中救人，只见舱中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比小

人国的人真是身高百倍，但见他：魁梧其伟，相貌堂堂；安详态度，落落大方；和颜悦色，神清气爽；行动不苟，举止端庄。

这个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，家住大人国真城内，正行道路上。这人素不好名，故尔没有名字，人人都叫他大人。他生平只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叫谦谦君子，一个叫好好先生。坐了这个大船，见有人在摸奶河边，便来救济。其时看见时伯济站在河边立脚不定，进退两难，忙吩咐将船拢岸，把时伯济加意细看道：“看你不像小人国内的人，如何到了此地？”时伯济道：“小生原是中华人氏，因落水飘流，困于小人国内，难以存身，故尔逃在此间，一心欲向大人国去，无奈没人济渡。”

大人道：“这班小人，久已深恶痛疾，原不可与为伍。吾问你姓甚名谁，作何生理？”时伯济道：“小生姓时，字叫伯济，今改运来，中华读书人孔门弟子。”大人道：“你且乘我船渡你过去。”顺手将时伯济扶上大船，平平稳稳，望大人国行去，由第一条水港收口。好个时运来，回头是岸。大人亲手挽了时运来，同上岸来，正是：从空伸下拿云手，提出天罗地网人。

那时时运来上了岸，一步高一步，向上行去。进了真城，看看来至正行道路，到了方便门，登堂入室。但见堂中悬着一个匾额，上书“正大光明”四字，左右挂一副对联，上联是孝悌忠信，下联是礼义廉耻，居中挂一个大忍字，靠壁一只活泼天机，并着一只立桌，两边摆一堂诚椅。抬头忽见李信坐在堂中，时运来道：“李信不离小生左右，今府上又有李信，难道天下有两个李信么？”大人道：“李信哪有两个，他原是上天降下来，人人不离左右，家家坐在堂中。只为那些人和他不睦，有的不肯顺他，有的务要背他，有的不认识他，有的故意要灭他，竟像天下是没有他的了。你我都是认得他的，又是情愿顺他，不肯背他灭他，自然坐在堂中，不离左右。我家中的李信，就是你随的李信，其实只是一个，不是我有我的李信，你有你的李信。”时运来恍然大悟。大人遂替他洗了浴，改头换面，敬如上宾，设一檀榻在大款室中安歇。日与大人叙谈，往来朋友也不过是好好先生，谦谦君子。此时时运来才得脱离小人国界，不见小人之面，不受小人之气，身居安宅，出入礼门，高枕无忧，悠游自在。正是：双手辟开生死路，一身跳出是非门。

大人又与时运来志同道合，交浅缘深。一日两人在堂中讲论三纲五常，正说到计利害义的关头，忽见传事的人报道：“真城外面来了一起人马，口称要灭李信，捉拿时伯济。大人若把这两人献出，即打收兵锣回去，按兵不动；若道半个不字，便要杀入城中，踏为平地。”大人道：“他口出大言，你看他气象如何？”传事的道：“看他不甚官套，毫无体统。”大人道：“可晓得他何处人马？”传事的道：“闻得他是没逃城来的人马。”

大人道：“原来是些小人，不要与他计较，由他自退，我们且讲我们的话。”时运来道：“古人原说圣贤学问，只在义利两途，踏义则为君子，趋利则为小人，由一念之公私，分人品之邪正。”

大人道：“这义利两字，还要看得分明，即行一善无所为而为善是义，有所为而为善是利。”两人讲论如故。那小人不知进退，日日在城边吵闹，大人不记小人之过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终不睬他，大人真有大量，正是：不添心上焰，以作耳边风。

原来钱士命自从杀了贾斯文，豪奴来报家中有贼，他便急急赶回。进了孟门，趋炎、附世禀道：“昨夜有个窃贼，关在矮斋中，请将军发落。”这个贼原来就是刁贼，只因从前想他的金银钱，用了绵里针、软尖刀将钱士命挽入鬼庙。钱士命将他捆起丢在一边，他便扭断绳索，脱身逃去。他怀恨在胸，一心只要想偷他的金银钱。其夜刁贼手拿拆屋斧头，拆了他的壁脚，在壁洞中一只脚进，一只脚出，探头探脑。见无动静，将身溜入妒斌房中，东捕西摸。摸至妒斌床上，右手在枕边一探，竟摸着了一个金银钱，左手在被中一探，竟摸着妒斌。一时得了财色两字，心中大喜，不觉失声大笑。这个叫做贼莫笑，最易破败。恰被趋炎、附世听得了笑声，拥进房中，一把拿住，捉个贼来，连夜关在矮斋中，报与钱士命知道，候他回来发落。

今钱士命走进矮斋，见了此贼，却认得就是刁转弯，便吩咐用软皮条捆了吊在大树上，周围树叶遮身，教他做个叶里伴，隐而不露。哪里晓得牛皮吊颈，不是生理，原非活路，等到筋疲力尽了，也用尽心机，终吊死在大树上。金银钱原不能偷得到手，反送了一条性命。正是：万事不由人算计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钱士命只道刁钻诈死，待放下一看，果然他冰冷彻骨，毫无生气，就叫趋炎、附世将他也丢在大塘路上。钱士命仍旧领兵要灭李信，捉拿时伯济，打听得他们都在大人国内安身，他便装枪上马，一径到大人国来。在真城外打起破锣破鼓，耀武扬武，并放起连珠三炮。大人原不睬他，怎奈钱士命日在城下吵闹，大人请了好好先生，谦谦君子，向那小人劝道：“李信是天下少不得的，不可灭他。时伯济应该救济，如何反要拿他？”

他哪里有什么金银钱，你要想金银钱，须往别处去，向有的人寻讨。”那钱士命哪里肯听，扯起自泛将军旗号，坐了拂怕玉马，手执一枝拂担叉，高声大叫道：“别人敬重你大人，我钱将军偏不怕你什么大人！你窝藏李信，硬救时伯济，快快把这两人献出，叫他送出金银钱来还我，尚容留你们一方性命，休使我将军动怒。”肆无忌惮，大言不惭，大人又不睬他。钱士命时时吵闹，口中无言不出，忽然牵动了一个娘字传入大人耳内。大人便同了时运来、李信相助

，从由方便门安步行至真城边来，往下一望，眼中并没有什么人马。明眼正视，毫不在意，看去宛如蚂蚁摆阵一般，隐隐一簇人马，也像有声有色，亦能知觉运动，语言不甚明亮。大人道：“此等小人，原是罪不容死，我不惹他，他倒来惹我，我本不与他计较，他既如此生事妄行，我不免为天下除了此害。

”遂轻轻举起脚来，向这人马踏了一下，那些人马尽为粉碎，一些也不见像人的式样。正是：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。

大人踏死了小人国自泛将军钱士命，虽属可怜不足惜，但天地以好生为德，心中却有些不安，因问于李信。李信道：“这小人国形势低污，地土硠薄，所生的人本未完全，不在天下人的数内，大人若能把这等小人灭尽，才算一桩畅事。”大人道：“天下有了小人，就是君子也有些做不得。若要天下尽为君子，必要除尽天下小人才好。我们回去，且慢慢的灭他便了。”遂一同回转家中，进了方便门，坐在堂中，讲论为人的道理，件件必须请教，李信不肯私心自用。正是：顺理行将去，凭天降福来。

钱士命要想金银钱来灭李信，捉拿时伯济，性命不顾，向大人国寻事，被大人轻轻踏死。他不知两个金银钱都在家里，一个子钱压死柳娘娘之后，自己藏在库中，一个母钱被妻子妒斌偷去，私藏在房内，刁贼曾经摸过。心志昏愤，贪得无厌，且弄到马化踏杀，方才歇手。他也无甚别念，止不过为儿子钱百锡久远计。谁知他儿子钱百锡，得知父亲钱士命已死，心中大快，向库房中取了子钱，在妒斌房中，偷了母钱，日日把两个金银钱在手中玩弄，无人拘束。钱百锡做钱百锡之事，那趋炎、附世如今是自然服事钱百锡了。正是：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。

不知钱百锡后来作为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飞钱原作飞钱用恶人自有恶人磨

西江月

这里桑田沧海，那边沧海桑田。兴衰成败屡推迁，恍似驰风掣电。

处世慈和最贵，居心忍耐为先，纸灯塔火耀坤干，往后何由照见。

话说钱百锡前生却是个钻骨蛀虫变化，名为败家精。他嫌天小不够他游荡，到了天尽底头，竟要想拆起天来。有人劝他道：“你拆动了天，天若坍时，如之奈何？”他说有长的在那里撑住，真不知天地为何物，所以天罚现世。初世为人，托生在小人国没逃城内，做了钱士命的儿子，同化僧、万笏做伴，日日玩弄两个金银钱，来往的人没甚称呼，只叫他一声钱大老官。你道是怎样一个大老官：油头油脑，花嘴花脸，头戴憨冠，身穿俗套。缠嘴夹舌，体段宛同墨庸；贼皮塔脸，形象逼真化僧。着一双岂有此履，骑一匹没笼头马。东荡西驰

，世事不分皂白；横冲直撞，路途那识高低。

常骑了无笼头马向弗着街前世寺内，同化僧在大排场海滩边游玩。他家中的款式，比钱士命在时究竟何如？梦生草堂中匾额不动，狒轴换了一顶獬轴，上联大姆哈落落如旧，下联阿女迷俚沮沮，字迹模糊，却有些看不出了。建几改为舍几，硬桌换其百桌，有主椅换了十把放样称孤椅。天生井也填没了，矮斋也坍塌了，自室中有了漏洞，匾额亦如旧。炕床拆去，摆下一张糟榻，壁上横披鸾画不改，上下对联换去，上联是大话小结果，下联是东事西出头。其余房屋渐渐走样，门前大树已倒，钱百锡看去倒觉豪畅，出入没有遮碍，正是：换来新气象，改去旧规模。

那时钱士命家中又是一番胜景了。一日钱百锡骑了没笼头马，手中拿了两个金银钱，要向大排场去。才出门来，但见施利仁笑容满面迎上前来道：“大老官何往？”钱百锡道：“日与化僧在大排场顽耍，不甚畅怀，他说另有一个好去处，今日要同他去走走。”施利仁道：“小的此刻特来邀大老官去游玩一个所在。”钱百锡道：“有多少路？”施利仁道：“不远。”钱百锡道：“就此同行。”唤了趋炎、附世追随。施利仁牵了马头引路，离独家村而去。路过一脉隍，来了墨用绳，跟着施利仁一同行走，一径到了势道上，只见冲天一座浮屠，施利仁道：“此座浮屠乃古老上人所造，四面有门，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，四个门内有四般景致，我们回来赏玩，如今且先到山上去看看何如？”行不多几步，墨用绳抢前踏了一个水潭，跌落水中。施利仁立在干岸头上，诚恐踏湿脚，洒开脚步远远走开。钱百锡道：“墨用绳跌了，如何爬起？”施利仁、趋炎、附世齐齐应道：“前头人吃跌，后头人防滑，且自由他。”墨用绳乒当扑通，带水拖泥，不觉形秽，一心总要跟他们走。迤邐行来，早见一座高山，果然好个去处，但见：一团点缀，果是形容不出；无限丘壑，尽属意想不到。奇形怪状，真可惊魂动魄；千绪万端，实堪悦目赏心。诡道钩连，规模并皆丑态；斜径迎合，景致无非恶状。登临者日臻其境，肉麻当有趣；旁观者适逢其会，毛骨也悚然。

这座山名为湊景山，钱百锡不识路径，瞎天盲地，被施利仁、趋炎、附世引路。但觉眼前畅快，心中爽利，有时在赌场顽耍，有时在醉乡盘桓，不知昼夜，乐而忘返。信步来至欢喜墩上，登高而望，远远望见一个去处，更觉眼花缭乱，心荡神迷。认得有个化僧在那里打坐，钱百锡道：“你们看见化僧么？这个去处，想是仙界。”化僧道：“道行高深，所以能得常在那里打坐，此去看来不远，我们也去走走。”施利仁道：“这个所在，名为温柔乡，看去虽在眼前，走去须要绕道而行，却有好些路程。大老官若要去，还要纳些工夫，费些脚步，幸有金银钱在身边，尚觉容易，我们且追随便了。”转弯抹角，曲曲

折折，不知不觉那来时所见的这座浮屠，却在面前。此刻顺便，不免大家瞻玩一番，抬头看见一座门上面写着“蚣门”两个大字，施利仁道：“此座门内却是佛家弟子，闻得从前有多少修行人在内，如今都成正果，上了天去，一个也没有留存的了。”

转过去，又有一门，见写着“鸦门”两字，施利仁道：“此座门内是蓬莱仙岛，最好玩，看门儿虽然堂堂开着，若手中没有金银钱休想进去观望。”钱百锡道：“我金银钱常在手中，尽可进去。”钱百锡在前，施利仁、趋炎、附世跟随，墨用绳落后，才跨进了此门，只见钱百锡手中这两个金银钱，望空飞去，变做了一蓬青烟，缭绕空中，被风吹散，不知去向，各人连忙退出。墨用绳看不出烟头，茫然道：“哪里来的这般气，是冷气呢还是热气？”施利仁道：“你烟也不识。”众人暗暗可惜这两个金银钱，钱百锡毫不在意。再转过去，又有一门，见写着“鱗门”两字，施利仁道：“此座门自来难开，若有人来开了，其中的鬼们又是干扰不休，故尔久远关闭。”再转过去，又有一门，见写着“雁门”两字，施利仁道：“此座门内闻有妖魔精怪，所以多用顽石砌祝”原来这四座门内乃是佛仙鬼怪，钱百锡不信，立在没笼头马上，扳去一块石头，望望里面有何妖怪。施利仁看见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完了，雁门穿了，待我替你来填好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雁门中雁气直冲，迎入欲倒。

施利仁掇了这块顽石，立在马上，双手端端正正，用尽平生之力填满雁门，哪晓得惊动了上面的乱石，一齐落下。那时施利仁仰面望着，刚打落了两边的面肩骨，碰得高，跌得重，顷刻跌死在雁门口。吩咐趋炎、附世将他尸首焚了，两人奉命，遂架起柴薪，登时烧动，烟雾迷天，他两人喜热，立在近火，一时失足也跌在火内，和他一样死了。正是：见人富贵由他去，莫把心头似火烧。

施利仁与趋炎、附世同死，钱百锡独跟了一个墨用绳，访问温柔乡来寻化僧。一路摇摇摆摆逢人便问，不觉已到温柔乡里。但见那乡中：春山叠叠，并峙西东；秋水盈盈，分流左右。山头乌云悬悬，离边玉纤纤；耀日樱桃一点，临风弱柳千条。红红白白，桃李争妍；娇娇滴滴。海棠献媚。你看那连理枝、并蒂莲，人人心爱；断肠花、相思子，个个情牵。精不过金莲两瓣，雪藕双条，好个玉琢成的世界，粉捏就的乾坤。热烘烘果然温矣，软绵绵不亦柔乎？香气袭人，乍闻不觉心先醉；秀色可餐，一见哪知魂已飞。

钱百锡到了此乡，果然如登仙界，行至一条四折扶桥，上面搭就桂棚。钱百锡刚踏着桥面，桥板一忒，下有机械，棚上就落下一条软麻绳，做成圈套，钱百锡刚刚扣头颈缚住了。化僧连忙赶来道：“此桥名为仙人跳，你不识路径，原不可行走，踏在上面，落在圈套中，被人套住头颈，要解此结，惟金银钱可救

。”钱百锡还要扯个体面，不肯说出金银钱飞去，只说道：“金银钱却在家中，现在不曾带得出来。”化僧道：“只要大老官口许了就可解救。”钱百锡道：“容易容易，明日送来一看。”

正说着，背后忽见转出一人来道：“大老官，小的向日在将军手内，借了一个金银钱，闻得府上有两个金银钱，可肯一齐拿出来与我们看看？”钱百锡抬头一看，却认得就是下山路的这个万笏，便道：“使得。”万笏才将这圈套解了。钱百锡脱身放了马步行，化僧带马一同在温柔乡恣情畅叙，暮乐朝欢，常引到平屋之中洗澡。墨用绳虽然跟随，不敢向前同步，万笏常拉他到醉乡耽搁。钱百锡日与化僧、万笏作伴，骑了两头马，横冲直撞，终究不知路径，自道乖巧。看看走至一条尽头路，但觉水穷山尽，水落石出，路旁忽然闪出一人，蓦头打个栗爆，一个闷棍，打得钱百锡不知人事，人马尽滚倒在地。墨用绳双手将他扶起，再扶也扶不动。化僧上前揪住此人，此人向地洞钻去，土遁走了。原来此人就是脱空祖师，向日在钻天打洞，学道修仙，只为偷天换日，见不得天地面，逃避四方，游荡无从设法。今日遇了钱百锡，想起从前钱士命破了他的法术，不得讨他金银钱一看，如今这个钱百锡谅来可以打得他的闷棍，或可取他的金银钱到手。哪知化僧在旁，又被他看破，反来拿住，只得钻头觅缝，向土遁逃去。心忙意乱，毫无主意，见缝就钻，直至无钻之处，要紧出头，碰着了青石屎坑板，两边挤拢来，计穷力尽，被这亦硬亦滑的东西逼死了。正是：蜃楼结撰须臾散，兔窟经营转瞬空。

化僧、万笏将钱百锡撮弄起来，把他豁上了马背，坐好，化僧引道，墨用绳在后，他三人又往陷人坑去了。万笏别过三人，独自回下山路来，狭路相逢遇一人掬着耜头，劈头要来打他。万笏道：“我和你并不相识，如何平地要来打我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打不成相识，打了你，你自然认得我了。”万笏道：“小的实在不知尊姓大名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天不怕地不怕，凭你怎样泼皮，我总要处置你。我从前因不在前世寺中，所以由你在山门口大骂，我久已要来寻你，今日相逢，不能饶你。”万笏看来势头不好，万种哀求乞饶狗命，要跪就跪，要拜就拜，要碰就碰，诺诺连声，不敢一言回答。那人道：“你为了钱百锡，倒同我们化僧相识，留你在世，诚恐别人受害，饶你不得。”

就把耜头猛地一下，头破血出，万笏休矣。这掬耜头的原来就是前世寺内的魔僧，他打死万笏之后，无日无天，撞穿了天门，遇着杜天王，就死在乌盆天里。杜天王又不知死于何人之手。

正是：

强人自有强人收，逢着强人不敢强。

那化僧引了钱百锡、墨用绳，到了陷人坑，一进平屋，各人在内洗澡。墨用绳

胆怯力薄，略探了一探，慌忙溜出，钱百锡也非久惯，畅情即止。化僧自以为老练，依恋不休，极情尽致，翻筋斗竖蜻蜓，兴波逐浪，覆雨翻云，无所不至，悠悠忽忽，不知不觉，沉溺不起了。钱百锡、墨用绳在外候久，不见出来，同去一看，但见化僧垂头丧气，口吐白涎，直挺挺死在平屋之中。正是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

钱百锡同墨用绳只得缩身退步回家，家中许久不归，但见墙歪壁坏，内外通连，金银钱飞去，甚嫌无事。墨用绳道：“三年不经匠，屋里走了样，何不起造空中楼阁，壮观壮观何如？”钱百锡听了欣然，墨用绳去后，即唤了折了匠来家商议，正是：买眼药到石灰店，生病人与鬼商量。

不知空中楼阁造来成与不成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半世经营无只字祸因恶积

一家欢乐得双钱福缘善庆

西江月

作恶遭逢决恶，循良际遇必良。从来天道自昭彰，报应疾如影响。

为善自然得福，贪财立见乖张。世人若要子孙昌，切勿以钱为尚。

话说钱百锡听了墨用绳的言语，要起空中楼阁，同折了匠商议了一番，办几根湿木梢，几根阴架梢了，起造楼阁，但见：囫囵木头，未经铲削。弄堂里难拽，毫无寸尺。板门上打折，加钉入木。作梁个作梁，作柱个作柱，斧头吃凿子，凿子吃木头。想要一边打墙两边好看，为何砖儿能厚，瓦儿能保用几根出头椽子，必须要借沟打水。弄几个急水里桩头，砌几垛螺蛳壳。打墙墨线弹弗准，倒会牵钻眼。石脚摆不足，弗是老把作。压火砖头，无一块，吹木屑的，很有人。

费尽心机，造成了一座空中楼阁，外貌倒像花描，其实却是弄险。此等规模，岂能耐久。一日，钱百锡又要摆架子邀几个酒肉弟兄，男女混杂，一家齐集楼中欢呼畅饮，不提防那楼阁，旺了几旺，唿喇一声，转瞬坍了。楼阁中人，尽皆压死。

当日钱士命为了金银钱，害死了多少人，到今无几时，一家化为乌有。正是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墨用绳闻得空中楼阁坍了，走来一看，只见一堆坍屋。不晓得其中压了多少人。见有一堵墙，尚未坍完，扳开了一块砖头，要望望里面，哪知倒压着自己的脚，墙壁又倒在身上，也做了一个压壁鬼了。正是：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

没逃城内那些有名的小人，尽皆去世；那无名小人，正还不计其数。大约总是

一流人物，即如熊医、说嘴郎中、烂好人等，虽属无关轻重，终不离乎小人风气。大人已久深恶痛疾，必要殄灭小人，将厚土填高，使世上永远不出小人，真是探本穷源之大作用。那时大人遂携了时运来的手，同至小人国，遣人遍处填高，小人灭迹。独家村中，但觉一派荒凉，满地瓦砾，梦生草堂匾额，一并又经朽烂，不见字迹，只剩有堂字的字脚一划，略动一动，连这字脚也尽行不见了。时运来触目惊心，喟然长叹，遂口占一阕《黄莺儿》道：有数本难逃，劝人生安分高，欺心自有天知道。强的莫骄，弱的莫焦，到头善恶终须报。放眼瞧，行凶霸道，哪个好收梢。

大人道：“你要晓得此等小人，各有其名。”时运来道：“愿闻。”大人道：“钱士命丧心病狂，名为自道人；施利人欺贫重富，名为势利人；趋炎附世吮疮舐痔，名为勒脱人；刁钻奸狡巨滑，名为奸险人；贾斯文装腔做势，名为腩腆人；万笏枉生癞死，名为垃圾人；墨用绳死猫活贼，名为欺心人；邛诡人贫志短，名为命穷人；邛百卯人穷性富，名为压倒人；脱空祖师到手为财，名为浑账人；化僧穷奢极欲，名为无徒人；钱百锡挥金如土，名为懵懂人，皆不知金银钱的大道各执一见，随境遇以移性情，这是钱用人的人，不是人用钱的人。就是那妇人女子，也尽皆不知大体，妇德妇容妇言妇工，一些不谈，多为见短识薄，心高气傲，贪吃懒做，爱好轻狂，重货财忘廉耻，性悍强，心嫉妒，无所不至，只为地土硠薄，故生此等之人。”正在谈论，路旁闪出一人接口道：“大人可晓得土薄所生的人，形体都未完全，比人各少一件。”时运来道：“看去宛像个人，并未见他少了一件。”那人道：“少在里面，不在外貌，故人皆不见。”大人道：“他们所少的是件什么？请道其详。”

那人道：“那钱士命是没有天良的；这个人：肚饥不消三碗糠，困来弗消一忽眠。

铜钱眼内翻筋斗，一代新鲜一代殷。

那施利仁是没有面肩骨的，这个人见了：大佛磕磕拜，狗眼看人低。

世间无难事，只要老面皮。

那趋炎、附世两人，是没自面皮的，他们说道：为人在世乌嘈嘈，只要身上暖热肚里饱。

怕啥面皮老，愿呼大卵脬。

那刁钻是没有本心的，这个人：

满面笑呵呵，心内毒蛇窠。

口甜心里苦，面和心不和。

那贾斯文是没有肩架的，这个人：

硬装乔，鬼做刁，抬身价，自为高。见行家，难斯招。强撑持，舌也跷。做尽

了，虚圈套。耳通红，脚难跑。

那万笏是没有灵性的，这个人：

蛀螭高叫出身低，仰出头来惹是非。

贫嘴不留穷性命，草鞋头上一堆泥。

那墨用绳是没有肝胆的，这个人：

人心不可测，莫信直中术。

一嘴弗明亮，两眼墨焯黑。

那邛诡是没有肚肠的，这个人：

逆风点火自烧身，莫道无人却有神。

一两黄金四两福，横财不富命穷人。

那邛百卯是没有窍的，这个人：

有的掉，没的傲。他马莫骑，他财莫掉。羊肉弗吃得，惹子一身骚。

那脱空祖师是没有脑子的，这个人，不晓得：吃不穷，着不穷，思算弗通一世穷。

搭着黄牛就是马，外头霍献里头空。

那化僧是没有筋骨的，这个人：

朝晨种树夜乘凉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

辛苦赚钱快活用，小人得志便颠狂。

那钱百锡是没有脖子的，这个人果然：

爱赌身贫无怨，贪花死也甘心。

门前大树好遮阴，有福不可享荆

此等人人身尚未变完全，原可不有于人世，亏得大人鼎力填高，使他地土丰厚，自此小人不出。小人不出，自然君子道长矣。”大人道：“仙长何人？乞道姓名。”那人道：“他是何人我是谁，并无姓名。”时运来恍然猛省道：“原来就是燧人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燧人道：“指引你到小人国去，并非恶意，不过要你见见此等人可以惩创逸志，既复遇见大人，即可感发善心。要使你得性情之正而已，我去也。”转瞬不见。时运来道：“原来这等人各有欠缺，所以比人有异。”大人道：“燧人已去，小人已经殄灭，土风已厚，从此天下无没逃城矣。心事已了，我们且归故土。”时运来遂同大人回国，在正行道路行走，步至情理中，抬头忽见一股光明正气冲来，内中现出一个金甲神祇，就是才出门时梦中所见的这位神道，手持一对金银钱，说道：“时运来今日你的名儿不比从前，这是你的子母金银钱，快些收去。”言毕忽然不见。但觉两个金银钱已在手中。

低头细看，一个就是落在水中的子钱，一个就是父亲时行善所说的母钱，正是

天生的一对，拿来收好，也无过还我故物，不甚惊异。从前失时不悲，今日得时不乐，坦然心地，仍与大人同行。不无略动思乡之念，不免面露愁容。大人早探其意，向时运来道：“时先生，人之和处，聚久必散。你我虽相契深厚，终无不散之理，以后不必形交，只可神交。先生离乡已久，我早已安排大船送你渡海回家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时运来道：“彼此洒脱，无庸依恋。又承济渡，谨遵台命。”大人遂邀同好好先生、谦谦君子，来至海滩，共登大船，相送而去。但见海滩上起了一只海亭，来时踏着这块瓦，今却翻身盖在海亭上。行至海中，却见这条保佑的困龙，在云端飞舞，正是：瓦片也有翻身日，困龙也有上天时。

海中却无波浪，来往船只，尽是平稳而行，没有一只使顺风的。看看来至彼岸，正是中华地界，海岸上的人，见了异样大船，尽皆惊骇，个个称扬，人人羡慕。时运来毫不在意，藏好金银钱，告辞了大人登岸。大人道：“时先生此刻我们虽然分别，你我神交，与天地休。”时运来道：“小生身回故土，一心不离大人左右，岂敢有忘正行道路！”大人道：“你我相交，原不在于形迹，你稳步回家，我去也。”大船早已开行，一径回大人国去了。

时运来此时望旧路而回，气色态度，端的大不相同，回想从前时伯济时，宛如隔世。正是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

时运来得了两个金银钱，回至家中，拜见了父母，相见了兄嫂妻子，但觉父母欢欣，兄嫂妻子和乐，一家老少安好如故，骨肉仍旧团圆，天伦永远叙乐。便口占一绝道：翻身跳出是非门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

一念不忘天地德，寸心常感祖宗恩。

时行善道：“你去游学多时，所历何地？所遇何人？金银钱子母如何团圆？”时运来遂将一对金银钱奉上，把出门后在海滩失去金银钱，如何落水，燧人相救；如何入了小人国，遇着钱士命，如何遭拏；见了施利仁、趋炎、附世，如何受气；邛百卯借钱不遂，如何挑唆；万笏如何含血喷人；贾斯文如何拖人下水；刁钻如何冷笑；一脉隍中有墨用绳，前世寺内有化僧；脱空祖师的法术，邛诡的被杀，钱百锡的行事；后来得济摸奶河，大人殄灭小人国，自始至终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时行善道：“原来世上却有这等的人，人性本善也，只要能复其初，过而能改，则复于无过。”钱士命若得疏财仗义，倒可做个仁人；施利仁若是居心平等，却是一个能人；趋炎、附世若是心存羞恶，还是一个庸人；刁钻若是公行正道，也是一个解人；贾斯文只要忠厚率真，便是正人；万笏只要安分守己，便是直人；墨用绳只要居易俟命，便是好人；邛诡苦守清贫，倒是高人；邛百卯勤心劳力，不过苦人；脱空祖师账清理直，实是明人；化僧清心寡欲，尚是个趣人；钱百锡量入为出，岂不是个福人。可惜这等人

，投错了胞胎，生在小人国内，所以各执偏见，尽为金银钱所累，不明金银钱大体。幸得大人将他风土转移，可保将来世上不生此等人矣。然此等人，正可为世上人说法，试将此等人一一遍告世上，那钱士命有财而谋财，不肯用财，一味的重财。世上的重财人听者：《如梦令》钱果如泉水，水滚不息。川流转运，造物忌人兜一泄。如注必尽，勿吝勿吝，乐善好施最稳。

那施利仁、趋炎、附世，只为爱财贪财，所以趋财。世上的趋财人，听者：其二冷暖心肠宜屏，何必豪华堪敬。贫乃士之常，人品在乎德行。心正心正，富贵穷通平等。

那刁钻、万笏、贾斯文、邛诡、墨用绳只为无财而想财，傲财所以求财。世上的求财人，听者：其三言仁而行高品，大道生财亦顺。勉强想银钱，终究毫无所进，安分安分，君子固穷务本。

那脱空祖师、化僧、邛百卯、钱百锡有财而无财，无财为有财，以他人之财，为自己财，所以轻财。世上的轻财人，听者：其四本号财源如水，今古流通不滞。天物莫轻看，消长盈虚随你。休费休费，泼水欲收难矣。

天下有金银钱，乃天下之物，天下人得之。是以奉劝世上诸人，爱财应有度，不可自失品德，见钱如命。此书作者，原为劝人起见。仔细玩读，觉天下小人确有此等作为。掩卷思之，仿佛钱士命与施利仁如在左右耳！